

T2511/121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0/9/4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7 1940

國史上編卷之四十六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明盱郡鄧元錫著

唐篤行傳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樊川人。少孤。事母孝。不忍頃刻違左

右。赴進士舉。自負母偕之京師。比入官。自以板輿輦母行。母亡。廬墓側。食不鹽酪。居無瓜翦者三年。德秀傷居貧。不能及親在而娶。不肯婚。人以無後吟之。答曰。兄有子男。先人之祀不曠也。足矣。竟不娶終身。兄子在襁褓。失母。貧無乳。德秀自乳之。居數日。淫流。比能食。乃止。兄子長。將為娶。貧不能。乃受署魯山令。為之婚。治專用德。

化。耻爲刑辟。有盜繫獄。虎爲暴。請格虎自贖。許之。吏白。彼自詭得亡去。不可聽。聽之。且累君。德秀曰。許之矣。吾不食言。卽有累。吾坐之。不恨也。明日盜尸虎而還。二年。魯山大穰。民服其德。玄宗在東都。命三百里內州刺史。縣令。各以聲樂集都下爲歡。時河內太守。輦優伎數百。被錦繡。作犀象戲。恢瓌譎麗。德秀惟遣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薦。于于薦者。德秀所爲歌也。帝聞而異之。頷耳者數四。太息曰。賢人之言也。謂宰相曰。河內民其塗炭乎。乃黜河內守而獎德秀。德秀居官所得俸。悉衣食人之孤遺。歲滿。竒惟一縑。駕柴車而去。愛陸渾佳山水。

定君焉。不爲墻垣。肩鑰家無僕妾。歲饑。或連日不爨。彈琴讀書。不改其樂。人以酒殺從之。爲觴詠。陶然。德秀冲邃純朗。不言而信氣和貌融。視色知教。房瑋每見之。輒太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嘗語人曰。吾常恨生晚季。不見古昔人典刑。惟獲識元紫芝。差慰耳。卒。家惟枕履。簞瓢。族弟結哭之慟。或曰。子哭過哀。禮與。結曰。若知吾禮之過。而不知吾情之至也。大夫弱無固壯。無專老。無任死。無餘人情所耽。溺喜愛疾惡者。大夫咸無之。生六十年。日未嘗識女色。視錦繡。辭秩邑。而家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歲服用未嘗完布。

帛而衣。具五味而餐。吾哀之以戒。夫荒淫貪佞。綺紈梁肉之徒耳。李華兄事德秀。而友蕭穎士。劉迅及卒。華謚之曰文行先生。天下高其行。不名。謂之元魯山。華作三賢論表之。論畧言。克德秀之志。當以道紀天下。迅當以六經諸人心。穎士當以中古易。今世德秀欲齊愚智。迅感一物不得其正。穎士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以易一刻之安。使德秀據師保之位。瞻其形容。不俟言教。而後見其仁。迅被卿佐之服。居賓友之地。言治亂根源。人倫隱顯。參乎元精。而後見其妙。穎士若百鍊之剛。不可屈撓。使當廢興去就。一死一生之際。而後見其節。儻及於

孔子之門。其皆達者。與德秀以爲王者作樂崇德。天人  
之極致。而辭章不稱。是無樂也。於是作破陣樂章。擬商  
周雅頌。迅世史官。述禮易書詩春秋。爲五說。條貫源流。  
備古今之變。穎士猶罪子長不編年。而爲列傳。後世因  
之。非典訓也。續尚書始有。漢曰漢典。唐曰唐典。魏晉宋  
齊南訖。有陳。北起元魏。歷周隋。詔策章疏。頌歌符檄。咸  
具。忠臣之正議。武士之權謀。次年代類。而列之。非訓齊  
生人者不錄。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賞物。蕭病貶惡。太  
原獎能太重。若取其節。皆可爲人師也。世以爲篤論。穎  
士。字茂梁鄱陽王七世孫。早有神穎。未弱冠。舉進士第。

一天寶初補秘書正字。時裴耀卿席豫。宋遙。韋述皆先進器具材。與鈞禮。人士競師尊之。號蕭夫子。召爲集賢較理。李林甫欲見之。以父卷不詣。林甫過故人舍。邀穎士。就見。謾云欲弔。穎士哭門內以待。林甫不得已前弔。去。怒其不下已。調廣陵參軍。會母卷免。流播吳越。史官韋述薦穎士自代。召詣史館待制。而林甫方威福自擅。隨免官。往來鄆杜間。林甫死。倭使入朝。自陳國人願得蕭夫子爲師。調河南參軍。安祿山寵恣。穎士陰謂其人曰。胡負寵而驕。非久亂矣。去渡江而亂作。永王璘以書幣聘。復逖遁。其高節深識如此。而世頗疵其剛躁無威。

儀。迅。

字捷卿。

秘書監劉子玄中子也。博學多通。官京兆功

曹參軍。劉晏每聞其論議。太息曰。皇王之道盡是矣。迅每歎天下滔滔。知我者希。終不以所爲書示人。時南陽張有畧難之。經術深通。以經爲行。以賢廢。卒門人私謚曰德先生。○元結本元魏裔家。故豪。祖亨始爲儒。父延祖調春陵丞。輒棄去。曰。人生衣食裁足。不宜復有所營。日灌畦掇薪以爲有生之役。盡於此。過此吾不思也。安祿山反。寢病。召子結戒之曰。世多故。必勉樹名節。母近羞。卒門人私謚曰太先生。結少不羈。年十七始折節事宗兄德秀。篤於學。著元子。蘇源明見之。歎曰。子居今之

世而語古之道。殆其難哉。然子自真淳。世自流浮。庸何傷。天寶中。應進士舉。以所撰文謁禮侍郎楊浚。浚歎之。曰。一第汗元子耳。有司得元子足賴也。擢高第。祿山反。逃難。倚玕洞。集鄰里二百餘家。奔襄陽。玄宗聞而異之。召不至。肅宗卽位。以薦。召詣京師。上時議三篇。畧言天子恨愧陵廟。爲羯逆之所傷。汗是宜側身勤勞。沿聞忠直。過弗諱改。而後能以弱制強。去危而卽安。今重城深宮。燕和而居。凝冕纓佩。大昕而朝。大官備味。視時而獻。太常備樂。和聲以薦。雖有仁恤之令。憂勤之詔。人皆得族立黨語。私指而議之。天下何從安乎。且賞罰所以能

沮勸者。在乎明審均當。而必行之也。天子誠舉行已言之令。信將來之法。雜徭煩令。一切蠲蕩。任賢士。斥小人。推仁恩。信威令。何帝王之不可及也。帝悅。攝監察御史。爲山南西道參謀。募士唐鄧間。降劇賊五千。瘞戰酋於泌南。哭焉。命曰哀丘。史思明亂。帝親征。結建言賊銳不可與爭鋒。宜折以謀。屯泌陽守險。全十五城。以待難。賊平。遷監察御史。辟來瑱府參謀。結說瑱曰。孝而仁者可與言忠。信而勇者。可與守義。安有責其忠信勇義。而不勸之。孝慈者耶。將士有父母在軍中者。宜給以衣食。激其心。从之。遷道州刺史。州遭蠻亂。遺戶裁四千。諸使調

發符牒。總至如平時。結以人困甚。不忍加賦。卽上言。臣州爲賊所破。糧儲屋室。男女牛馬。幾盡。老孺騷離。凜無以自存。嶺南諸州。寇盜時作。守捉候望者。四十餘屯。一不靖。卽湖南必亂。今百姓所負租稅。及租庸使和市雜物。至十二萬緡。卽椎肌瀝髓。終未能措。願幸蠲免。許之。明年。租庸使索上供十萬緡。結又奏。歲正租庸。土瘠貧莫任也。矧外有科索。其何以堪。復報免。結居州一意古人之政。爲民營舍給田。免徭役。流亡歸者。萬餘家。進授容管經畧使。身諭蠻豪。綏定八州。會母喪。人皆請節度府請留。卒。故將吏送哭。終。立石頌德焉。結好古爲文。

有典則。耻追時。麗淫。顏魯公稱其心古行古言古。其作

大唐中興頌序。首以法書曰。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

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卽位於靈武。明年。皇帝

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後世歎息以爲春

秋。二策云。○崔沔。字善神。博陵安平人。徙居長安。純謹

無二言。性舒遲。進止雍如也。擢進士高第。累御史中丞。

每當官。正言不讓。請發太倉粟。減苑囿。爲獸給料。賑貧

乏。薦清白吏。理枉抑。多所甄拔。遷中書侍郎。故事。中書

承旨。副貳取充位。詔敕下。沔時時持異。同日百官分職。

上下相維以成治。可俛首懷禱已耶。刺魏州。吏人懷德。

入朝。分掌十銓。選人歌之。卒。贈禮部書。謚曰孝。沔少有  
至性。母失明。傾家求醫。不愈。則手舐杵臼。身服澣濯。不  
脫冠帶。以養者二十年。藥砭備物。溫清適時。每良辰美  
景。必扶持宴遊。笑談陳說於前。母怡愉融液。不自知其  
有所苦也。後年既及。官尊重矣。躬與子姪植藝蔬果。時  
其熟。親澆濯。以申致潔敬。母卒。柴毀失明。迨葬。徒跣送。  
嘔血。茹深痛。終其身。事兄姊如母。慈畜甥姪甚於子。所  
得俸。於奉蒸嘗。賜親族盡之。一不以自奉也。李邕嘗怪  
其所乘馬羸。戲之曰。公何不於廳事前觀秣飼耶。脫馬  
死。當何以更之。沔唯唯。他日又言之。沔良久曰。每欲聞

秣飼。恐實疑於廝養者。輒自媿而止。蓋用意如此。晚習  
司東。不鬻馬。以買宅。奉寡嫂及姊居之。宅朴陋無赭堊。  
若陋室。銘以自廣。故吏監察御史。頌狀其行。以爲德充  
符契。情貫人極。聲氣之感人者深。儀刑之化人者遠。躬  
踐五德。退讓於恭儉。溫良。行張四維。加信於仁義。禮智。  
老驥伏櫪。以鮑駘不怠。白鳩巢檐。以家瑞終黑。可謂德  
達神祇。殊絕倫輩矣。子祐甫。相德宗。賢。自有謨。具帝紀  
中。○陽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好學。貧不能得書。求隸集  
賢院。得讀誦。晝夜不出戶。六年。學無不通。舉進士。不第。  
去隱中條山。與弟堵。域。友愛甚。常易衣而出。年長不肯



娶謂弟曰。吾與若孤惇相育。既娶則外姓聞之。雖其處益疏。我不忍也。終不娶。女弟夫客死遠方。遣季弟往收之。且行。終不欲弟往。已獨留。遂三人偕負其喪而還。恭寬簡素。遇人長幼如一。遠近慕其行。來學者跡接于道。閭里有爭訟。不詣官。詣城決之。有盜其樹者。城見恐。媿之。潛自匿避。嘗絕糧。遣奴出求米。奴以米市酒飲之。醉什于路。城怪其久也。與弟往迎之。未醒。負以歸。及覺。奴跽謝。負負則曰。寒而飲。何謝。歲饑。屏迹不過鄰里。屑榆為粥。講論不輟。有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餒。與之食。終不食。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鄴侯泌觀

察陝虢。薦諸朝。以著作郎召。不至。泌入相。又言之。召拜諫議大夫。城衣褐到闕下。再辭讓。帝遣中人持緋衣卽衣之。乃拜命。初。城未起。搢紳想見其風采。既興草茅。處諫職。人以為必且死職。下聳耳目俟之。及受命。他諫官論事。爭為苛細。帝頗厭苦之。而城聞得失。且熟。猶未肯有言。韓愈作爭臣論。譏切之。城不以屑意。及裴延齡傾宰相。陸贄贄坐貶。帝怒未解。中外惴恐。無敢為論救者。城奮曰。天下事孰有大於此者乎。卽帥拾遺王仲舒。補闕熊執易。崔邠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當斥。贄賢無與匹。當召還。而城善鄴侯泌。既草疏。屬鄴侯子繁

爲繕寫繁潛以書示延齡。延齡得先事自解。疏入不報。走延英閣請對。不召。伏不起。帝大怒。以爲朋黨。欲深罪。太子爲營救。乃解。令宰相諭遣。時帝欲旦夕相延齡。城曰。脫必以延齡爲相。吾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廷。延齡聞。遷城國子司業以去。蓋憚之也。城至官。引諸生告之。宣言曰。凡學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歸省其親者乎。明日謁告。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簡孝秀德行者升堂上。沈酗不率教者罷遣。躬講經藉。生徒斤斤皆有法度。有唐約者。以言事得罪。吏迹捕得之。城家帝益以爲城黨有罪。出刺道州。太學諸生何

若等伏闕下請留守數日。爲吏所遮。過不得上。旣行。皆泣涕立石紀德。城至州。視官如家。治民如治家。壹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而已。官收其餘。日炊米爲餉。魚一鬻。置甌杓道上。聽饑者食之。州產侏儒。歲充貢。城哀其生離。奏罷之。州人感德。以陽名其子。賦稅多寬假。不時入觀察使。數請讓。當上考。城自署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下。觀察遣判官督賦。行至州。怪城不出迎。以問吏。吏曰。刺史自以爲有罪。業坐於獄待矣。判官驚。走獄中謁之曰。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耳。立馳去。城乃出。其庇民如此。順宗立。得召而城卒。天下惜之。蕃和州人性介

節不爲非義遊太學學成行尊太學諸生推先之不敢  
與蕃齒諸生有死無歸者字其孤朱泚之亂諸生洵洵  
欲從泚起請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蕃初入  
太學率歲一歸省其親親止之間歲乃一歸又止之已  
念親益老欲歸養諸生不能留閉蕃空舍中言於陽先  
生請諭留會陽先生去不果留時在太學稱賢者推蕃  
及閩人歐陽詹韓吏部愈稱詹仁孝質誠氣醇以方爲  
文章切深早卒時又有獨孤申叔者字子重長安人舉  
進士爲較書郎柳宗元稱其端和孝仁然而智言而信  
其窮也不憂其樂也不浮讀書推孔子之道必內求諸  
心爲文深厚古雅要歸之于道○柳公綽字起京兆華  
原人世爲聞家家有書千卷然非聖之書不讀也爲文  
不尚浮靡年十八應制舉登賢良方正科雖少儻性謹  
重動循禮法相元衡鎮蜀與裴度俱爲判官召入爲吏  
郎中時天子銳意於兵好畋遊公綽獻大醫箴以諷其

日天布寒暑不私於人品類既一崇高以均惟謹愛好  
能保其身寒暑滿天地浹肌膚於外愛好溢耳目誘心  
知於內清潔爲隄奔射猶敗氣行無間隙不在大睿聖  
之姿清明絕俗心正無邪志高寡欲謂天高矣氛蒙晦  
之謂地厚矣橫流潰之聖德超邁萬方賴之飲食所以  
資身也過則生患衣服所以稱德也侈則生慢惟過與  
侈心必隨之氣與心流疾亦伺之畋遊恣樂流情蕩志  
馳騁勞形叱叱傷氣人乘氣生嗜欲以萌氣離斯患氣  
疑則成巧必器真智必誘情去彼煩慮存此誠明醫之  
上者理於未然患居慮後防處事先心靜樂行體和道  
全然後能德施萬物享有億年聖人憲宗遣中使獎勞  
在上庶官有署臣司大醫敢告諸御

之曰卿所獻文何憂朕之深也拜御史中丞公綽素與  
裴垰厚李吉甫出鎮淮南深怨垰復輔政出公綽刺潭  
州觀察湖南湖南地卑濕公綽以母在京師難迎養乞  
分司洛陽移鄂岳吳元濟叛王師討之詔公綽以鄂岳

兵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赴行營。公綽曰。朝廷以吾儒  
生不任兵耶。則自以師徒濟湘。抵安州。聽以監司禮送  
之。公綽執其手曰。公所爲屬韃負弩者。爲戎事耶。若去  
戎服。被公服。卽兩郡守耳。誰爲相統攝乎。僕以公名家  
子習兵。今悉率敵賊。以從公。其禦矣。聽唯唯曰。惟公之  
所使之。公綽以牒署聽。鄂岳都知兵馬使。軍先鋒行營  
都虞候。選卒六千屬焉。戒部較事。一決於都將。聽感恩  
畏威。如出麾下。軍行。公綽及鄂。時時令左右省士伍家  
有疾病死喪。厚給之。軍士妻外淫者。沉之江。故行卒感  
激。每戰必勉。長慶初。復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時河朔

叛。敕使詣行營。諸將者相望。公綽奏曰。自幽鎮用兵。使  
命繁併。館遞匱乏。敕使衣緋紫。需馬乘者二三十匹。衣  
黃綠者不下十匹。五匹驛吏不得視券牒。隨口卽供驛  
馬。盡至奪路人馬以給也。遠近喧騰。行李將絕。乞下中  
書條人數以下。有神策軍較衝前導。立杖之。帝怒。召詰  
責對曰。臣待罪京兆。爲輦轂師帥。而小較乃敢前。唐突  
辱之。此輕陛下法。非慢臣當是時。臣獨知杖無禮者耳。  
不知爲神策較也。帝曰。卽如是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  
不當奏。帝無以難。退謂左右曰。汝曹須謹避柳京兆。京  
兆言直。朕憚之矣。轉吏侍郎。遷御史大夫。韓弘自河中

入朝疾。詔百僚問疾。弘遣子出謝云。病不能應客。公綽曰。聖上以公尊重。令百司省疾。異數也。宜力疾拜命。安有偃卧在牀。獨令子弟出傳言耶。弘矍然扶翼出。百官聳然簡較。戶尚書刺襄州節度山南。行部至鄧縣。有二吏犯法。一贓賄。二舞文。縣令以公綽必殺賊吏。獄具。公綽判之曰。賊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亡。誅舞文者。公綽有馬傷閩人。命殺之。客曰。良馬也可惜。公綽曰。柰何。輕人重馬。相僧孺鎮江夏。公綽具鞬囊以迎軍吏。以漢上地高於鄂。禮太過。公綽曰。竒章方離政。府尊重。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道士獻丹藥。試之。驗問所從來。曰。鍊此丹薊門。時朱克融方叛。公綽遽曰。惜也。來自賊臣。沉之江。寶曆元年。入爲刑尚書。二年。授邠寧

慶節。所部有神策諸鎮屯。故不屬制置。虜入不爲使。公綽疏論之。詔諸鎮皆稟節度。太和初。簡較左僕射。比都留守。虜使以馬萬匹來市。他守帥皆外假之禮。內嚴兵爲防。至太原。公綽使牙將單馬勞之。以好禮逆焉。虜感涕於道中。徐驅不馳獵。至闕。牙門令譯引見。宴禮之。虜大和戢。涇北有沙陀部。爲九姓六州酋所畏。公綽召其酋朱耶執宜。抵雲朔塞。好接之。治廢棚十一。募兵二千。付之。令留屯以禦虜。其妻母來者。夫人輟酒食問遺之。沙陀感服。劾死。卒。贈太子太保。謚曰成。公綽天資仁孝。丁母夫人。雀之。哭三年。不沐浴。事後母。薛謹甚。有二十

年為外婚姻者。壹不知其非薛所生也。在公卿間。最名  
有家法。中門東有小齋。非朝謁日。平旦輒出。至小齋。諸  
子皆束帶。晨省於中門之北。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弟  
公權及羣從弟。再會食。皆不離小齋。自旦達暮。燭至。命  
子弟一人執經史。躬讀一過。訖。及講議。居官治家之法。  
或論文。或聽琴。至人定。鍾。然後歸寢。諸子復昏定於中  
門之內。凡二十餘年。未嘗一日變也。遇歲饑。飯不過一  
食。諸子皆蔬食。曰。昔吾兄弟侍先君。為丹州刺史。以學  
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忍忘也。姑姊妹姪有孤嫠者。雖  
疎遠。必擇婿嫁之。皆用刻木為粧奩。纈文絹為裝齋。常

言必待資裝豐備。何如嫁不失時。居外藩。子來省觀。入

國門。郡邑未嘗知也。既至。每出入。常於戟門外下馬。呼

賓幕為丈。皆許納拜。未嘗笑語。款洽。當官御軍行法。肅

然不可犯。然自言未嘗敢以私喜怒加人。子仲郢。字諭蒙

端嚴好禮。父既卒。起居一遵父法。事叔父。公權如事父。

非甚病。見公權。未嘗不束帶。出遇公權於路。必下馬。端

笏立候過。乃上馬。公權暮歸。必束帶迎候於馬前。公權

屢以為言。仲郢終不以官達故小改也。少辟武昌幕。牛

僧孺見其風矩。歎息曰。非積習風教。安能及此。其為京

兆尹嚴。人無敢犯。及為河南尹。寬或以不類京兆時問

之。仲郢曰。輦轂之下。彈壓為先。牧長之治。惠養為本。夫各有當也。周歷臺省。三筮大節。鎮殿無良馬。衣不熏香。私居未嘗不拱手。內齋未嘗不束帶。退公晝夜展卷。未嘗捨也。在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貸贓吏法。理藩府。急於濟貧恤孤。有水旱必先期假貸。廩軍食必精豐。逋租必貰免。館傳必增飾。宴賓犒軍必華盛。而交代之際。倉儲帑藏必盈溢於始至。境內有孤貧。簪纓家女及笄者皆為選婿。出俸金資嫁之。牛李交惡。相德裕不以仲郢為僧孺客也。推挽之。仲郢亦不自以為僧孺客也。感其知親附焉。大中中。李氏無祿仕者。仲郢領鹽鐵。辟德

裕。兄子從質為推官。令以祿入贍。南宅相綯不憚也。仲

郢與之書云。李太尉家已窶空。蒸嘗遂絕。心誠痛惻之。

不自知為罪也。綯感歎。與從質正員官子珪。璧。玳。珪。璧

皆第進士。珪早卒。璧至諫議大夫。玳至御史大夫。皆清

直有父祖風。玳嘗著書。誠子弟曰。夫門地高者。可畏。不

於他人。不可恃者。門高則易驕。族盛則人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故修己不得不篤。為學不得不堅。子幼聞先訓。講論家法。立身以孝悌為基。以恭默為本。以畏怯為務。以勤儉為法。以交結為末事。以意氣為凶德。肥家以忍順。保交以簡敬。百行備。疑身之未周。三緘密。慮言之或失。廣記如不及。得名如儻來。去客與驕。庶幾寡過。蒞官則潔已省事。而後可以言守法。必視以黎甿之膏血。榷楚雖用。不可恣橫。挾之胸襟。憂與福不階。潔與富不並。比見門家子孫。其先正直。當官

耿介特立不畏強禦及其衰也唯好犯上更無他能其先遜順處已和柔保身以遠悔尤及其衰也但有暗劣莫知所守夫壞名災已辱先器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誌之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於已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情前經而不耻論當世而解履樂戲譚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若裙徒在廝養何殊其四崇好慢遊耽嗜麴蘖以嗜杯為高致以勤事為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躋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羣猜鮮有存者茲五不韙甚於瘞疽瘞疽則鍼石可瘳五失則巫醫莫及夫中人已下修辭力學者則躁進患失思展其用審命知退者則業荒交蕪一不足採唯上智研其慮博其聞堅其習精其業用之則行捨之則藏苟異於斯公權字誠十二能辭賦舉進士善書穆宗豈為君子

少游佛寺見旁行書愛之問知為公權筆也識焉既在御公權以夏州書記入奏事立拜右拾遺充翰林侍書

問書法公權對曰運筆在心心正則筆正帝為改容知其以筆諫也歷穆敬文三朝皆侍中禁書公權自恨以藝書見寵借工祝心耻之求改官遷司封兵部郎文宗思之復召為翰林書詔學士從幸未央宮苑中帝駐輦謂公權曰我有一喜卿知之乎對曰未也帝曰曩邊卒賜不以時及今年二月給春衣報至矣公權前賀帝曰未也卿賀我以詩公權應聲云去歲雖無戰今年未得歸皇恩何以報春日得春衣帝激賞久之帝常於便殿對學士語漢文帝之恭儉也因自舉袂示之曰此澣濯者三矣諸學士皆贊上盛德獨公權無言諸學士退帝



問之。公權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  
澣濯衣。䟽節耳。帝太息曰。極知舍人不合作諫議。以卿  
有諍臣風。却授卿諫議大夫。翌日降制。以諫議大夫知  
制誥。學士如故。轉工侍郎。入對。帝訪外議云何。公權對  
曰。日郭旼除邠寧帥。外頗有物議。帝曰。旼尚父從子。太  
皇太后季父。在官無過。自金吾大將。補邠寧小鎮。顧不  
當耶。對曰。非是之謂也。聞旼進二女入宮。有諸。帝曰。有  
之。二女入宮。叅太后起居。非進也。公權曰。外間不知。謂  
旼納二女。有此授。叅李之嫌。何可。戶曉。因引王珪諫太  
宗出廬江王妃事。開之。帝卽令南內使張日華送二女

還家。其忠言匡益。皆此類也。累學士承旨。武宗卽位。罷  
內職。授右散騎常侍。累金紫光祿大夫。河東郡開國公。

卒。贈太子太師。

公權初學王羲之書。已遍閱近代筆法。自成家。當時公卿大臣家碑版。不得公

權筆。以爲不孝。外夷皆別署貨貝。購柳書所贈遺琛。贊藏之篋。爲主藏。豎所竊。而緘膝如故。一日發視。盡亡之。問藏豎。豎對不知。公權莞然曰。羽化耳。不復問其達如此。上篤行。

○張道源。并州祁人也。十四執父喪。毀縣令郭湛署所  
居。鄉曰復禮里。曰至孝。旌之道源。嘗與友俱客遊旅宿。  
夜友暴死。道源恐主人驚怖也。共尸卧。至曙。乃告之。又  
徒步護柩還其家。隋末政亂。棄官歸。高祖興守趙州。爲  
竇建德所執。不屈。間遣人詣朝。請乘虛擣賊。賊平。拜大

理卿時籍朝臣得罪者家屬賜群臣道源曰禍福人之  
所時有也安可測人之禍取其子女自奉乎資以衣食  
遣之以年者拜綿州刺史卒餘粟僅二斛詔賜帛三百  
段族孫楚金有至行與兄越石應鄉貢州獨薦楚金楚  
金辭願與兄俱罷都督李勣歎曰夫薦士所以求才行  
也能義讓其才行可知何嫌並薦乎乃並薦武后時歷  
秋官尚書爲酷吏所構死嶺表○劉德威徐州人貞觀  
中累大理卿白帝言失入者無辜失出者生罪請著令  
語具刑法志於閨門和睦所得俸悉分贍宗親無留藏  
子審禮少器母爲祖母元所養元每病必親湯藥嘗而

進元曰兒孝通幽顯吾一顧念之疾輒間歷驍衛郎會  
父卒器既祖跣足隨輻車流血灑地行路感動事繼母  
平壽縣主尤謹母疾憂懼形容色於弟延景特友愛當  
襲爵表讓弟不聽得祿輒資之而妻子執寒苦晏如也  
再從同居者二百口內外無間言儀鳳中吐蕃寇涼州  
簡較左衛大將軍爲行軍總管戰青海敗績爲賊執子  
易從疏請入蕃省侍詔許之審禮卒易從號泣無晝夜  
吐蕃哀其志歸父器易從徒跣萬里扶護歸爲彭城長  
史坐酷吏誣構卽刑百姓奔走爭解衣投地爲資冥福  
語具帝紀中時號爲孝義劉家○張公藝鄆州壽張人

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麟德中，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召見，問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大書忍字百餘以進。高宗感其意，為流涕，賜纈帛。○李涇陽人，事母孝。母少賤，妻嘗詈，勝使為母所諱惡，大不悅。迥秀立出其妻，或問之，答曰：「娶妻所以共事親也，事姑不悅，何得留？」所居堂產芝，大乳鄰貓，中宗以孝感旌焉。○裴敬彝，絳州聞喜人，曾祖子通，隋太中大夫，事母孝。母器廬墓側，哭器明，有白鳥巢家楸，詔旌門。敬彝七歲能屬文，又端謹，父智用，補臨黃令，為部人所訟，敬彝年十四，詣巡察使，唐臨陳寃，事辭清辨，臨奇之，命作賦賦工，釋父罪，表敬彝于朝，補陳王府典籤。在官忽心痛甚，泣下，謂左右曰：「曩大人邁疾，吾輒然，今痛甚，事叵測矣。」乃請急，倍道歸，而父果前卒。羸毀踰禮，乾封初，累監察御史，母病，自肩輿迎醫，母器贈纈帛，官為作靈輦，歷太子左庶子，為酷吏所陷，死嶺南。○裴守真，絳州稷山人，早孤，事母孝。母終，毀骨立，事大姊及兄，謹甚，閨門禮則舉進士，為乾封郡屬，時關中饑，盡以祿俸供姊及諸

甥身及妻子，麤糲不充，無倦色。授太常博士，守真善禮學，討論吉凶舊典，稱得衷。天授中，為司府丞，推詔獄平恕，不合旨，出為汴州司錄，累轉成刺史，惠恕省刑，威吏民懷之。卒，子餘事繼母孝，為監察御史。○朱仁軌，字德容，亳州人，世以孝義旌門。六闕相望，仁軌隱居養親，敦質行彌謹，嘗訓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與三從昆弟居，四十年無異產，所居常有赤烏白鵲之異，員半千，魏知古私謚為孝友先生。○路敬淳，貝州臨清人，少志學，專篤居親，器倚廬不出者三年，服除，號慟入門，形容癯毀，妻子不識也。天授中，再遷太子司議，崇賢館學士，數受詔，纂輯慶恤儀典，姓系畧百餘篇，坐與綦連耀交通，獄死。弟敬潛奪官，後起為遂安令，先是令遂安者多死官，敬潛欲自免，妻曰：「君當死獄者三，竟不死，謂非命邪？」庸辭何為從之？至官，有梟嘯其屏，鼠數十前走，驅之，輒擁杖而號，敬潛不為動，久之怪息，遷衛令，累中書舍人。○陳集原，世嶺表酋長也，幼孝，父有疾，即終日不食，父器嘔血數升，枕伏苦廬，悲感行路，資財田宅及僮僕，畢讓弟，官至左豹韜衛將軍。○安金藏，太常樂工也，神龍初，自剖心，明皇嗣不反，見帝

紀喪母葬城南原廬墓側躬造墳塔晝夜不息原舊無水忽湧泉自出有李樹盛冬開花犬鹿相狎觀察使懷慎以聞敕旌門玄宗卽位以保明皇嗣功擢右驍衛將軍封代國公以壽卒贈兵尚書。

○梁文貞號州閩鄉人少從軍比邊還父母皆

沒則結廬墓側晨夕灑掃未嘗離不言笑者三十年家人有問但畫字以對後山水衝斷驛路入原上經文貞墓廬前廻之有甘露降坐樹白兔馴擾刺史許景先奏請宣付史官○任敬臣棗州人五歲喪母毀七歲問父曰若何可以報母父曰揚名顯親可也乃刻志從學父亡數殞絕繼母日而不勝罷可謂孝乎乃勉進饘粥卒以學成名官弘文館學士太子舍人

崔衍深州安平人父倫孝徒跣護

親罽行千里歸葬行路爲流涕安祿山反陷于賊不汗僞官以右庶子使吐蕃虜執倫至涇州逼爲書射城中

約降不可更囚避娑城閱六歲乃還入見代宗爲感動倫卽具陳虜情僞山川險易指畫於帝前帝嗟歎之遷尚書左丞衍有至性繼母李不慈倫歸自蕃李見服羸甚倫問故李稱自使蕃中衍不給衣食時衍爲富平尉倫大怒召拉于地袒其背將鞭之衍涕泣終不自明倫弟殷聞之走以身蔽衍杖不得下因大言曰衍月俸皆進嫂所殷具知何忍言不給衣食乎諸乃白衍事李益謹李所生子多取子錢家錢使其主以契書徵負衍歲爲償之歷蘇虢二州虢居陝華間而賦倍衍白其太重裴延齡領度支方聚歛私止之不聽上奏言州部多巖

田。又當劇道。歲無秋。民舉流亡。不蠲減租額。人無生理。臣見長吏之患在因循。不患陛下之不憂恤也。在申請不以實。不患陛下之不矜貸也。陛下拔臣大州。寧當令坐視民困。而顧望不言哉。書上。詔度支減賦。行儉約畏法。室無妾媵。祿稍周于親族。諸葬埋嫁娶。倚以濟者數十家。及卒。不能器。郡表諸朝。賜帛米粟。賻焉。劉敦儒東都人崇文學士子玄孫也。母病狂易。非笞掠人不安食。左右皆亡去。敦儒日侍疾。時見笞體常流血。母乃安。敦儒怡然不為扁。母瘞。毀瘠幾死。留守韋夏卿表其行。○崔邠。清河武城人。父倕。三世一爨。當時言家法者推焉。邠以補闕。列疏論裴延齡姦。以鯁亮稱。遷吏侍郎。性溫裕。沉密。

行已簡儉。裴均薦邠可相。會病不拜。久為太常卿。以母憂解官。卒于器。弟鄴。郾。郟。鄆。皆賢。皆官至三品。唐興無有也。家不藏貲。有貲輒周給親舊。為治其器。居家怡愉。不訓敕。而子弟自化。居室卑漏。堂無步廡。至霖淖。則張蓋而履。以就外。四世總麻兄弟同爨者。百有六人。宣宗題其堂曰德星堂。京兆尹稱其里為德星社云。

○丁公著。字平子。

蘇州吳人。生三歲喪母。七歲見鄰母抱

子。哀感不食。請於父。願絕葷血奉道。父閱而從之。稍長。父勉令學。舉明經第。又通開元禮。授集賢校書郎。終歸養。不應請辟。父器躬負土成墳。貌力癯瘠。觀察使上至

行賜粟帛旌閭相吉甫薦授右補闕累給事中穆宗言  
 外間人多宴樂此時和人安之候可喜也公著對曰此  
 非佳事恐漸勞聖慮帝問何也對曰自天寶來公卿大  
 夫荒遊宴晝夜沉酣擾雜子女不自愧今亦如之將百  
 職皆廢陛下能無獨憂勞乎願加禁天下之福也公著  
 以帝湛於燕故以諷以浙西災寇簡較戶尚書領使請  
 米七萬石以賑浙民賴之改太常卿贈右僕射公著清  
 儉守道得一官追慕滿容色年四十器室不復娶不畜

妾媵終身焉。楊牢河南人父茂卿辟魏博府僚趙軍

亂殺帥田弘正茂卿死之牢自洛陽走常山二千里伏

為隕淶李耳以書薦於節使曰牢兒時踐操如此未聞  
 執事門哈而書顯之竊惑之矣夫王者樹風扶教鄉人  
 能齧疽剗股急親之病直一時之決耳猶家表間獨  
 之科今河北騎叛萬師不能攘而牢徒步請只精誠感  
 動竟還父櫬孝貫天日與夫含腐忍瘡者為孰多乎聞  
 牢贖器潞帥償其費其葬也滑帥賻之財斯執事事也  
 他人既先之矣即復有稱牢於上者執事能無恨於後  
 乎牢後舉進士有名○熊仁瞻洪州海昏縣人性至孝  
 仕為宜春丞喪母卜兆縣西歸義鄉其地岡阜峻險器  
 輦莫能致仁瞻念非舟載不可達誓掘地為川通江流  
 天忽大雨水自墓旁迤地出成川與江流接舟得達既  
 葬廬墓側六年慈烏來巢江西觀察使上其事勅表門  
 ○揚收字藏之同州馮翊人父徙家涇陽貧收七歲喪  
 父母長孫夫人授之書十三善文詠幼念母奉佛不葷  
 肉母亦勗之曰俟爾登進士弟肉食可也稍長長六尺  
 二寸廣頰深頤寡言笑博聞強記以仲兄假未第不赴  
 試假擢第一試而策調渭南尉改監察御史收不忍先  
 兄辭不就假自浙西入臺收乃自川入同臺為御史裴  
 休相薦收深禮學用為太常博士累翰學士中尉楊玄  
 价以收宗姓左右之遂得相時玄价招寵賂屢請託收

不能盡從。玄价怒，以爲背已，與相保衡比而深讒之。貶端州司馬，流驩州，尋賜死。旣宣詔，自書表言：臣頃在台衡，不取令弟嚴守官闕，下蒙聖造，令刺浙東。今臣罪愆，皆臣自負，乞聖慈貸嚴，母從坐。嚴得宥，子涉端厚，秉禮天祐，初亦相時，大事已去，制下涉掩泣，憂不全，然竟以謙退，令終。○當唐初，元氏人李知本，事親孝，與弟知隨，稱雍睦，子孫百餘，賞用僮僕，無間也。瀛州劉君良，四世同庖，族兄弟猶同產，犬業末，歲饑甚，妻勸其分異，不聽。潛易置庭樹，鳥鷄，鳥鬪且悲鳴，家人怪之，妻曰：天下亂，禽鳥不相容，况於人耶？君良亦怪之，乃與兄弟析處。後月餘，妻中夜忽自言：同居勞，脫非我，今安得自便如此？問之，具吐實。君良即牽其髮起，大呼曰：今得破家賊矣！哭以告兄弟，召復完聚，斥妻去之。天下亂，鄉人依其爲堡，號義成堡，而盜過，知本里閭亦相戒，無犯，依免患者數百家。安邑張志寬，爲里正，諸縣忽稱母疾，求省假，問故對曰：母有疾，志寬輒心痛，故知之。令以爲妄，繫之獄，使馳駿，則母果病也。慰遣之。母終，負土成墳，高祖詔賜帛表，閭拜員外散騎常侍。定州支叔才，以兵饑，行丐其母，其母爲賊執，以情告，獲免。母病，吮癰注藥，卒。廬墓，有白鵲止廬傍，成亨中，武功元讓，以母病，不求仕，躬藥餌，奉

侍數十年，母終，廬墓。至德間，常州人王遇，及弟遐，出盜，盜兄弟爭爲死，得免。張士巖，父病，思鯉膾，冬水合，不可得，有獾銜魚至，以供。父亡，廬墓，虎狼依焉。宋州程袁師，代弟行成洛，聞母訃，日走三百里，奔器，負土築墳，有白狼黃蛇，馴墓左。武弘度者，土獮，兄子也，奔父器，致哀，晨夕號，日一溢米，素芝產庭前，狸擾其旁，有詩：伯會者蕭山人，母器不御絮，負土成墳，野燒將逮，坐樹號，而雨火滅，巖早泉湧，靈芝生，有侯知道，程俱羅者，居親器，穿壙作冢，皆身執勞事，有助者，輒哭而卻之。廬墳次，知道七年，俱羅三年，李華作靈武二孝贊，安豐令上所部編氓，李興，父被惡疾，亟興，自刃股肉，饋獻之，父不能啖，一昔死，興號呼，撫臆，口鼻流血，墳左作小廬，蒙以苫茨，伏其中，扶服，嘔踊，哭無時。廬上產紫白芝，廬中醴泉湧，制表門，柳宗元作孝門銘，他諸以篤孝致物感者，復有漬池許法慎，莆人林攢，廬州萬敦儒，以復父讐，自請者，卽墨王君操，銅官周智壽，下邳徐元慶，張琇，張瑄者，雋州都督張審素子也，審素被告者，誣賊罪，殿中侍御史楊汪往按之，總管董元禮殺告者，請汪直審素，不可，劫以兵，汪恨之，歸劾審素與元禮謀反，坐處斬。審素子瑄，瑒，以年幼，流嶺南，潛迹亡，請都伺汪，出手刃之，而繫章於斧

請死，自父冤，相九齡言二子年稚，志烈，宜矜宥。相林甫恐開復讐路，厲已也。持不可，固言國法不可縱，決殺之。士庶傷慙，作哀詩，榜衢路，歛錢葬焉。豫州許坦，年十餘，父入山採藥，為虎搏，坦號叫，以杖擊虎，虎走，父得全。太宗聞，太息以為致命救親，賜帛，以為郎。豫章沈彖，少孤，事母孝，未嘗與人爭，遇非道不報，或笑其怯，曰：為人子者，不敢遺憂於親，侍母渡江，遇暴風，母溺死，號呼投江中，少選，持母臂浮出水上，都督謝叔方祭葬之。許州王博武，侍母至廣州，及沙浦口，暴風，母溺死，博武亦自沉嶺南，節度使盧貞收其骸葬之，表其墓。上孝義。

○羅道琮，蒲州虞鄉人，慷慨尚節義，貞觀末，上書忤旨，徙嶺表，有同兵者，道病荆襄間，叩天欲歎，曰：人生會有死，乃吾獨委骨異壤，為餒鬼耶？道琮曰：吾得還，終不使君獨留此，已氣絕，瘞路左而去。後遇救歸，方霖潦，水積，失其殯處，道琮哭諸野，波中忽若湓沸者，道琮曰：若屍在，可再沸，祝已，水復沸，果得屍，負還，鄉葬焉。後官太學博士，為名儒。○吳保安，魏州人，氣挺特，不凡，事姚州李都督蒙，未之知也。判官郭仲翔於保安無雅故，薦之，得為掌書記。後仲翔沒于蠻，蠻知為使相郭元振弟子也，厚責贖，不聽歸，保安大痛之，若無貲，積十年，僅得繼七。

百棄妻子，間關求贖之，因不得，前都督楊安居聞之，大息曰：子棄家急，朋友之患，至是乎？吾相公故吏，請貸官貲助子矣。保安喜，請蠻贖得仲翔以歸，仲翔為蠻奴，十五年，乃還。安居資之衣服，儲用，檄領近縣尉，後遠不相聞，久之，仲翔母卒，既除器，喟然曰：吾賴吳公生，吾死以親在，未有復也。今親歿，可以行吾志矣。乃行，求保安時，保安以彭山丞客死久矣，妻亦死，器不克歸，仲翔為服，哀負其骨，徒跣送之，歸葬魏州，廬墓側二年，而後去。後為嵐州長史，迎保安子為婚娶，以其官讓焉。○陸南金，吳郡人，為大常奉禮郎，少卿盧崇道亡命還東都，南金居母喪，崇道偽稱弔客，入見之，以情告，南金哀其窮，匿之，已為人迹告，詔捕按，南金當重辟，弟趙壁請獄吏，自言匿崇道者我也，請死。南金固言弟自誣，不情，具道所以匿狀，吏恠之。趙壁曰：母未葬，妹未嫁，必兄力乃辦。我生無益，不如死。吏上狀，玄宗嘉其友弟兩宥之，南金知書史，有操行，時相張說、陸象先咸推賢之。上行義。

○卹模者，晉州男子也，以麻髻髮，持竹筐，席哭於市，人問其故，對曰：願獻三十字，一字為一事，若言無取，請以席裹尸，貯筐中，棄於野。京兆以聞，賜新衣，召見，館客省，其言團，請罷諸州團練使也。言監，請罷諸監軍，時不



能用。唐衢者，韓退之同時人，性耿介，力學落落，有大志，不妄與人交，人亦莫知其所負也。每感時憤事，托之詩，悲思激烈，詩成自讀，讀已輒大哭，涕泗滂沱，與人言既闕，發聲一號，奇韻嗚咽，聞者為酸鼻，人皆知衢之善哭，而不知其所以哭也。白樂天憐其志，以為與賈誼痛時事，阮籍悲路岐，異代同悲云。○吳武陵，信州人，慷慨好奇節，元和初，淮西吳少陽以賓友招之，不答也。已少陽弟元濟叛，武陵為書陳禍福，以危言責之，不聽。會丞相度東討，而武陵故善司馬韓愈，勸愈為度謀，取中官常所不快者為監軍，置所善者於內，為天子左右，出帛百萬給士大夫，則孰不為丞相之人者。然後分三大將環賊屯，明斥堠，牛酒高會，潛以實期授之，而陽設師期以給賊，賊可必破也。元濟未破，數月，武陵自碭石望東南，氣大喜曰：西北王師所居，氣黃白，喜象也。賊敗氣見矣，不出六十日，賊必亡。已卒如其言。柳宗元謫永州，武陵與之善，說相度曰：西原蠻未平，柳州與賊犬牙，宜武人當之。還宗元，使得優游江湖間，此丞相事也。遺工侍郎孟簡書曰：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斥十二年矣。寔碎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朝，安有聖人在上，畢世而怒一人臣者。今子厚與猿鳥為伍，一旦蒙霧露，則柳氏無後，此

仁人所隱也。語未及行，而宗元死。李愬節度唐鄧，武陵請表李景儉、王湘智以自副，其奇節類此。上獨行論曰：美哉乎元紫芝之冲氣內盜也。見眉宇，令人勢利之心為盡。陽亢宗隱中條時，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仕乃著節，則養盛之致也。乃皆不娶終其身，則比於獨行矣。柳河東有脩齊之效，施及其子孫，崔清河家居，不訓教而自化，故教有本也。

文以爲蓋。則太宗親中。糾執其辭。而善其身者幾千人。  
歸曰。美哉乎。太宗之文。中。康內益也。良哉乎。今人。復。因。  
蕭。李。景。刻。王。賦。皆。以。自。偏。其。音。節。變。也。士。皆。不。入。此。制。也。諸。未。及。許。而。宗。亦。及。李。賦。皆。與。高。道。其。制。

唐經學傳

唐興。文皇帝垂意儒學。興國子學。立太學。四門學。盡召天下博師。宿德爲學官。增廣其生。負數。臨幸國學。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束帛。諸生能通一經以上者。得署吏。凡諸州皆建學。而學校大興。又傷五經去聖遠。繆缺。詔諸儒。顏師古。孔穎達。司馬才章等。科先儒。單句。爲注。疏其義。爲疏行之。命祭酒。以時發五經題。與諸生難問。而取士。終沿隋制。專之於詩賦。士習風靡。其奉制所爲。經注若疏者。不復能遠迹。西京深純古雅之訓。蒐演宣布。獨近祖末師承。用爲注的。學者循誦。疏義。適通解而

止無復師授承傳。攻堅扣應如異時。士材儁成奔走進士舉。下者乃應明經試。應試者獨以帖括能記誦義疏。條上者輒得第。其第者稱學究。推朴用不登於廊廟。其善詩賦擢進士科者。又立踐臚仕。傾之而經以不振。玄宗詔群臣及刺史縣令舉通經士。而諸儒褚無量。馬懷素等召勸講禁中。天子尊禮。大官給饌。次閤門。聽以肩輿進在別館。帝自起送迎。頗以師臣禮禮之。然適是而止。先漢天子所以尊遇先師者。終邈不可復。於是昭明所撰集文選。人爭訓注。枕席沉酣於其間。用為祿利資。時有文選爛秀才半之諺。狂浦有熟精文選理之句。不復反於本。雖以大儒楊綰。

鄭餘慶。鄭覃之倫。時得位。議優儒學。尊經義。議黜進士科。浮華無用之文。而習久安定。終弗能有革也。故有唐經術獨遜於往代。本天質道之儒。無聞焉。今取其質行正言。不詭於儒教者著焉。陸元朗。字德明。以字行。善名

理。受學於周弘正。陳大建中。徵四方名儒。會講承光殿。德明始弱冠參焉。國子祭酒徐克開。貴倨縱辨論。衆莫能難。德明獨抗對不撓。舉朝賞歎。隋大業中。召四方經明士。會講門下省。德明以秘書學士說三禮。莫之能詘也。遷國子助教。越王侗署司業。入殿中授經。王世充僭號。封子玄恕為漢王。命卽德明廬。行束脩禮。受學焉。德

明服巴豆。僵偃東壁下。玄恕入對之。遺利噤不語。因移病成。臯世充平。秦王辟為文學館學士。以經授中山王承乾。補太學博士。高祖已釋奠。召博士徐文遠講孝經。浮屠慧乘講般若經。道士劉進喜講老子德明隨方立義。徧析其要。帝太息曰。三人者辨矣。然德明一言輒蔽之。可謂曰儒。賜帛五十匹。遷國子博士。封吳縣男。卒。子以學至大官。  
○張士衡瀛州樂壽人。父之慶。比齊國子助教。士衡九歲居母器。不勝哀。博士劉軌思見之。為泣下。奇其操。謂之慶曰。古不親教子。吾為君成之。授以詩禮。又從熊安生。劉焯等受經。貫綜大義。事隋為餘杭令。而老。居鄉教授。貞觀中。太子承乾慕風。迎致之。入見帝。帝以為崇賢館學士。太子以士衡齊人也。知齊故。問高氏何以亡。上衡曰。高阿那環之凶險。駱提安之佞。韓長鸞之虐。皆奴才。而是信。是使忠良外誅。管

肉內離。刺器黎元。故周師臨郊。而人莫為用。此所以亡也。問事佛。營福。其應奈何。對曰。佛教在清靜。仁恕。如貪杼。驕虐。雖傾財事之。無損於禍。且善惡必報。若影赴形。古聖人言之。為君仁。為臣忠。為子孝。則福祿長。反是則殃。時太子以過失。聞故士衡規之。然聞不能用也。太子發給。傳罷還里。卒。士衡以三禮教諸生。當時顯者。承平賈公彥。公彥終太學博士。撰周禮義疏五十卷。儀禮義疏三十卷。有子曰大隱。沉正守經。不詭。從官中書舍人。垂拱中。博士周綜。請武氏廟為七室。降唐廟為五大。隱劾其悖大義。不可訓事。得寢。公彥傳業。趙人李玄植。玄植又受左氏春秋於王德韶。受詩於齊威。官至弘文館直學士。  
孔穎達。字仲真。州衡

水人。八歲就學。誦記日千餘言。及長。明服氏春秋傳。鄭氏尚書。毛詩。戴記。王氏易。嘗造同郡劉焯。焯有重名。以後進生遇之。及聞請質。大畏。服稱焉。隋亂。避地虎牢。太宗與授文學館學士。貞觀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時

帝以英武有大位。穎達數納忠。帝嘗問論語稱能問不能多問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既疏其義。因對曰。聖人設教。欲人學於謙。非唯匹庶宜然。古帝王之德亦然。帝王內蘊神明。外躬玄默。使深不可測。度不可知。故易稱蒙以養正。明夷以蒞衆。若據尊極之位。銜聰耀明。以才凌人。飾非拒諫。則上下不交。而滅亡隨之矣。帝稱善久之。以太子右庶子兼國子司業。與諸儒議曆及明堂事。說多行。皇太子令穎達撰孝經章句。因文盡箴諷。又數諫諍。帝聞。賜黃金一斤。絹百匹。後太子行不法。穎達爭不已。太子乳媪曰。太子長矣。母爲數犯顏。穎達

爭愈力。請老去。卒。贈太常卿。穎達子志。志子惠元。皆以

學世官司業。時人美之。

穎達奉詔撰五經正義百餘篇。滑人王恭專三禮義。證甚精博。

而博士繁水馬嘉運。以穎達正義繁醲。數倚撫其疵。諸儒服其精。○王琳。字方慶。以字顯。其先丹陽人。徙雍。咸陽督廣州。歲有篋。輸船市外。國琛。珙。官多以自潤。方慶至。秋毫無所索。首領者。繩以法。境內肅清。方慶博學。練朝章。尤精三禮。爲禮學者。有咨質。酬復。淵詣。門人次。爲雜禮。答問。相武后。奏著令。替及大功。罌未葬。不聽朝賀。服未除。宴弗與。比羣臣不遵用。頽紊教誼。不可長。詔申責。如章。后欲孟春講武。方慶言。禮月令。不可以稱兵。恐害盛德。逆生氣。從之。后嘗問卿有子乎。曰。有一子。今爲眉州司士。參軍。后嘆其遠。對曰。廬陵陛下愛子。今遠在房州。臣敢相近乎。蓋悟之也。卒。謚曰貞。七世孫。搏。相昭宗。賢事具帝紀中。

褚無量。字弘度。

杭州鹽官人。幼孤貧。勵學。受經於沈子正。曹福。刻意墳典。家近臨平湖。湖有龍鬪。里閭爭走觀。無量方十二。讀

書自若。長老異之。尤精三禮史記。舉明經。官國子博士。遷司業。兼脩文館學士。詔定南郊儀。時祭酒祝欽明。司業郭山輝。皆希旨。請皇后爲亞獻。無量與博士唐紹。蔣欽緒等。爭以爲郊祀大事。不可以臆斷。不可以情求。必上順天心。下符人事。欽若古典。率繇舊章。然後可以交神明而膺福祐也。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先聖極繇衷之典。法天地而行政教。辨方位而叙人倫。其義可幽贊鬼神。其文可經緯邦國。折衷王事。其可忽乎。周禮冬至祭天。圜丘。祭莫大焉。土后內主。禮莫重焉。令合助祭。宜明著禮典。乃今無之。蓋繇祭天南郊。不以地配。主以

始祖。不以祖妣配。故王后不與也。謹按王后行事。具載內宰職中。內宰凡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鄭注云。謂祭宗廟也。注所以知者。以文云。裸獻祭天。無裸。祭天之器。惟陶匏。無瑤爵也。內司服掌君六服。無后祭天之服。巾車職掌后五輅。無后祭天之輅。祭天七獻。無后亞獻之文。是后祭天不與也。唯漢書郊祀志。有天地合祭。皇后預饗之事。則末代強臣擅朝。黜神謫祭。不經之典。不足爲法。易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大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臣守經術。不敢循默。而時相巨源。佐欽明。以苟悅后意。故無量議格。以母老。請停官歸侍。玄宗

爲太子。召拜侍讀。撰翼善記以進。皇太子釋奠國學。講孝經禮記。隨文納誨。博而且辨。授銀青光祿大夫。賜章服。綵絹。及卽位。遷左散騎常侍。兼國子祭酒。封舒國公。母喪。廬墓左。手植松柏。群鹿犯之。無量號哭曰。山衆草非乏。何忍犯吾先塋樹耶。鹿以馴擾。不復抵觸。無量爲終身不御其肉。器除復官。以耆老隨仗。聽徐行。又爲設腰輿。聽乘入殿中。頻上書陳政得失。多見納。用手救褒美。開元五年。幸東都會太廟。壞。無量因天戒以獻規。語具帝紀中。已上竟東巡。因爲上言。昔虞舜之秩山川。編羣神。漢孝景祠黃帝橋山。孝武祠舜九疑。高祖過魏。祭信陵君墓。過趙。封樂毅後。願陛下所過名山。大川。古帝王賢臣。在祀典者。並致祭。自古受命之君。心

輿滅繼絕。崇德報功。願收序庶。初逮今。功臣世絕者。雖在支庶。咸得承統。帝納其言。卽詔無量祠堯平陽。宋璟祠舜蒲坂。蘇頲祠禹安邑。他皆如無量言。右補闕盧履永言。禮父在爲母服。替。則天改服三年。非禮意。今請從舊下。其議無量是履。永議較自。今五服。並依器服傳文。士大夫有嘖言。行之各安其意。無量歎曰。聖人豈不知毋恩之厚乎。厭降之禮。所以明尊卑。辨同異。自異於戎狄也。俗情膚淺。不及測耳。時內府舊書業穢。不治。無量請繕錄補第。以廣秘籍。詔無量於東都乾元殿部次之。表諸儒分部讐定。又咨秘書省。昭文崇文二館更相簡讐。采天下遺書。以補逸闕。四庫完治。進麗正殿直學士。賜帑。時皇太子及四王未就

學。無量以孝經論語五通爲獻。帝卽以頒太子諸王。仍詔於諸儒中。選行誼經學著聞者。充太子諸王侍讀。七年。太子行齒胃禮。詔無量升坐勸講。百官觀禮。卒。年七十五。帝爲舉哀。廢朝五日。謂宰相曰。無量朕師。今永逝。宜用

優典。贈禮尚書。謚曰文。葬事官給。馬懷素字惟白潤州

丹徒人。客江都。師事李善。家貧無燈燭。晝出樵。夜然以

讀書。遂博通經史。舉進士。又應制舉。登文學優贍科。補

郿尉。累左臺監察御史。長安中。御史大夫魏元忠為張

易之所構。謫嶺表。太僕崔貞慎。東宮帥獨孤禘之。出錢

之。易之使人上變。告貞慎等與元忠反。武后令懷素按

鞫。遣中使促迫。無出。懷素執不從。后召詰之。懷素對

曰。元忠犯配流。貞慎以親故往饑。法當譴。而以爲謀反。

則誣。昔彭越以逆誅。樂布奏事尸下。漢貫不坐。今元忠

罪非越比。錢送者。豈宜以非法坐哉。后為霽威。夏官侍

郎李迺秀。藉易之勢。招權賄懷素。劾罷之。以默陟使行

江西。處決平恕。遷考功典舉平允。權貴請請不能撓。開

元初。為戶侍郎。封常山縣公。兼昭文館學士。老猶篤學。

手不釋卷。謙恭慎畏。稱長者。玄宗詔與褚無量字無量付讀。

已。又詔同勾較秘書。懷素奏召國子博士尹知章。杭州

叅軍殷踐猷等。是正文字。未就卒。帝舉哀洛陽南城門。

謚曰文。先是太宗微時。受經於崑山張後胤。帝即位。以

燕王諮議。從來朝。召見。賜燕。帝從容曰。今日弟子何如。

後胤曰。昔孔門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王

天下。計功過。宣聖百矣。帝為莞然。刺睦州。乞骸。召見。異



其精力。問曰。先生耳目聰明。步履矯健。何謂老。豈薄睦州耶。欲何官。當以授。後胤謝不敢。已從所請。授國子祭酒。未徵中。致仕朝朔望。年八卒。贈禮尚書高宗為晉王。

句容許叔牙。蘭陵蕭德言。以侍讀同勸講。叔牙邃詩禮。德言明左春秋。每開經。輒被濯東帶危坐。誦說或問之。

德言曰。誦說先聖之言。敢不敬乎。以秘書少監老。高宗立。拜銀青光祿大夫。給全祿于家。叔牙官弘文館學士。獻詩卷義十篇。詔付

經。開元末。秘書少監康子原。國子博士侯行果。踵褚馬侍讀。雖時加資賞。而禮遇寢下衰矣。尹知章絳州翼城人。幼勤學。未通

解夢人持巨鑿。破其心。內刺焉。驚悟。忽心智開徹。遂編明六經。諸儒嘗講授者。更北面受。大義懼太常博士出

為陸渾令。棄官去。與前散騎常侍解琬。共杜門。覃思經術。訢訢焉。以張說薦。擢禮部員外郎。轉博士。每休沐。講授不輟。於易老左。縣解。弟子貧。從受學者。輒給之。性和厚。人。不見喜。慍家。未嘗問產業。其子欲廣市。樵米為歲計。知章曰。如計。則貧人何資。且吾幸有祿。忍奪民利耶。門人偃師孫季良。干東都國子監門立石頌德。廢踐

猷。字伯起。陳給事中。不害五世孫。博學無不通。與賀知章。陸象先。輩述善。知章歎以為五總龜。謂龜千年五聚。問無不知也。舉文儒異等。授秘書省學士。終申州刺史。以叔父器哀。慟嘔血卒。子寅。事母謹。病且死。以不終養為恨。寅子亮。斷指剪髮。置父棺。誓終養。祖母如父存。世

孝德如此。元行冲。名澹。以字行。後魏裔孫也。方正博學。舉進士。累通事舍人。狄梁公仁傑甚重之。行冲自請曰。富貴家。肯畜有脯腊。膜腹供滋膳。必有參朮。薑桂。防

痼疾。門下客充珍膳者多矣。願以不肖之身。備藥物。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累太常少卿。開元初。按察關內。自以非彈治才。辭入為右散騎常侍。嗣彭王子志謙。坐誣告。自誣。株連四十人。行冲具列其枉狀。以見原。遷大理卿。侍御史李傑。以誣陷。下行冲鞫。行冲言傑歷官清貞。從下服。時論韙之。已固辭刑獄官。求散

秩充簡較集賢玄宗自註孝經詔行冲爲疏立學官時  
左衛率長史魏光乘白以魏徵所撰類禮列學官帝命  
行冲總諸儒集義作疏將立之相說言戴聖所錄已向  
千載與經並行不可刊也魏孫炎始因舊書擬類相此  
有如鈔掇諸儒其非之徵加整次實本炎舊殆未可立  
也尼不立於是行冲著論辯之曰小戴禮行於漢末馬  
融爲傳盧植合二十九篇爲解世不傳鉤黨獄起康成  
於竄伏之中理紛拏之典雖志存探究咨謀靡所具鄭  
志者百有餘科則戴記之遠於禮經康成見之矣章句  
之徒曾不是省王肅因之或多攻詆孫炎雖扶鄭義條  
列支分而巖石間起增革者百篇魏文貞病羣言之錯  
雜采衆說之精深刊正芟蕪命曰類禮所謂異而不害  
其同者也太宗覽而嘉賞錄賜儲副陛下纂業乃制諸  
儒甄分舊義甚盛德也章句之士疑於知新果於仍舊  
擯壓而不由詎不悲哉夫改易章句是有五難自古患  
之矣漢孔安國注古文尚書族兄臧與書曰相如常忿  
俗儒淫詞冒義欲撥亂反正而未能浮學守株羣疑非  
正獨智爲譴自古而然其難一也昔孔季產專古學而  
孔扶與俗浮沉每誠季產曰今朝廷率章句是學君獨  
修古義非章句危身之道也獨善不容於世君其殆哉

其難二也劉歆好左氏欲建學官哀帝納之諸儒遷延  
不肯置對歆移書誚讓諸博士莫不恚恨光祿龔勝至  
憤慨乞骸司空師丹大怒至以改亂前志非毀先帝詆  
之以君賓之學公仲之博猶追同門朋黨之議卒令子  
駿負謗於世其難三也王肅規鄭玄數千百條爲鄭學  
馬昭驟劾肅短詔遣博士張融按經問詰推處是非而  
肅歲時疲於酬對其難四也君子用心願聞其過如日  
月之食衆見衆仰而專門之徒恕已及物或攻先師之  
誤如聞父母之名王邵有言魏晉浮華右道湮替士大  
夫耻爲章句唯草野生專經自許不能博究擇從其善  
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寧稱孔聖有誤諱聞鄭服之非其  
難五也夫物極則變比及百年當有明哲君子起而正  
之恨不與吾同世耳以老請去官卒年七十七贈禮尚  
書謚曰獻是時較書郎王玄度注尚書毛詩詆孔鄭上  
之詔諸儒平議博士以下不能詰崔仁師條其不合大  
義者駁奏之遂報罷直弘文館王元感亦上所撰書春  
秋振滯禮繩愆等凡數十百篇詔下平議章句家見元  
感詆先儒同異數沮詔元感申辨不謂魏知古歎之曰  
五經指南也而徐堅劉知幾張思敬等咸惜其異聞聯  
疏理之於是天子下詔褒美以爲儒宗故遇合命也○

歸崇敬字正禮。蘇州吳郡人。治禮學。識容典。父畧。以毀  
聞。天寶末。舉博通墳典科。為舉首。累集賢殿較理。玄肅  
二帝。山陵參掌禮儀。遷主客員外郎。兼史樂。修撰國大  
典。禮嘗參議焉。代宗幸陝。召見。問得失。崇敬極陳生人  
疲敝。當以儉德先天下。則國富而兵可用。以倉部郎充  
弔祭冊立使。使新羅。渡海而風。或請以單舸免。崇敬曰。  
與其舟者數百人。俱何忍獨濟哉。少選而風定。先是使  
外國者。多齎金帛。買中國所無物。為利。崇敬囊橐。惟衾  
衣。東夷服焉。遷授國子司業。兼集賢學士。視衡山。未至  
而哥舒晃作亂。御史請望祀。崇敬正色曰。聘禮既受命。  
卽道死。猶以尸將事。尊命也。吾得委乎。竟成禮。而還。累  
禮尚書。卒。崇敬所議。刻廟配享。國學齒。皆法。頗具。類牽  
滯名物。度數。紛禮不深。通于登。性溫恕。事繼母孝。官右  
拾遺。補闕。熊執易將疏論。裴延齡以示登。登動容曰。願  
竄吾名。其中。雷霆之下。君難獨處。連名上。同官後進者  
多。顯達。登與右拾遺蔣武。十餘年不調。泊如也。以東宮  
恩。拜給事中。憲宗召問政所先。登知帝睿而果于斷。勸  
順。納諫。爭判國子祭酒。進工尚書。卒。子融。世家學。累戶  
侍郎。兼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盧周仁取羨錢億萬。進  
京師。融劾奏。天下一家。中外財皆陛下府庫。周仁公達。

詔書進小利希恩。恐海內效尤。因緣刻剝。生人弊矣。請  
重責。選所進代貧民租。先是諸儒當官議典禮。持論者  
有穎川陳貞節。丹揚施敬本。范陽盧冰。瑯琊王仲丘之  
倫。非必所習。適職司耳。會昌後。儒益稀少。朝有大事。多  
本融議。  
是正云。 啖助。字叔。趙州人。後徙關中。天寶末。調潤州

丹陽主簿。秩滿不調。遂屏居茹蔬。為春秋學。考三家  
同異。失得及博采先儒注釋。而考衷於聖經。號集傳。復  
攝其綱條。為例統。歷十年乃成。其言曰。孔子脩春秋。以  
為夏尚忠。忠之敝野。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敝鬼。周人承  
之以文。文之敝僿。故救僿莫如忠。夫忠者。文之本。文者  
忠之末也。設教於本。其末且敝。設教於末。敝將奈何。武  
王周公承商之敝。不得已而用文。周公沒。莫知所以改。

故敵甚於二代。孔子傷之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敵。故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其不可及矣。蓋言唐虞之化難逮，而夏之忠當變而致焉。故春秋以權輔用，以誠斷禮，以忠道原情，不拘空名，不尚狷介。從宜救亂，因時黜陟。古語曰：商變夏，周變商。春秋變周，而公羊子亦言樂道堯舜之道，以俟後聖。是知春秋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爲本，不曹守周。又言幽厲雖衰，雅未爲風。逮平王之東，而詩亡，人習餘化。苟有善惡，當明王法以正之。故斷自平王之季，以隱公爲始。所以拯薄勉善，救周之敝，革禮之失也。又言春秋紀師無曲直之辭。

若何曰：一之也。不一則禍亂之門闢矣。王者有征無戰，而諸侯專之。雖差愈，庸得善乎。故一正之以法，其差愈者，其甚者，則在乎其文。此見聖人絕惡之源，原情之法也。餘若盟、若會、法皆用是。其於禘郊之義，能斥先鄭之失，明諸侯之僭，謂禘爲王者之大祭，明郊非周公之意，皆足以得聖師救亂明上下之心。其餘發言侵言、伐之例曰：謂無名行師，與稱罪致討之異也。發取邑之例曰：言以力得之，不與其專奪也。諸稱將稱師，紀名紀氏，亦皆度越於諸家。至謂絕侯，大去其國，見聖人之道與堯舜合於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見聖人立孝經之大端。

於楚人殺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見聖人褒貶與奪。惟其當。所謂瑕瑜不相掩也。自三傳裂。而論注者。專所學以訾其所異。以擊排相陵高。以至於悖義傷教者。前世多有之。至助始極精。研窮於聖人之旨。味人之所不味。而春秋之宗始著。舉以投其高第弟子。河東趙匡伯。循陸質伯冲。助卒。質與其子異。哀錄助所說春秋。以投匡纂會之。匡質所稱趙夫子者也。其後質既從啖先生。及趙夫子游。得制作之旨。合古今同異。以講授者。二十年。書而志之者。又十餘年。而其事大備。爲春秋集注十篇。微指二篇。辨疑七篇。柳宗元稱

其道以生人爲主。以堯舜爲的。文武爲首。周公爲翼。苞羅旁薄。膠轕下上。而不出於正。其法輯讓升降。好惡喜怒。而不過其物。得孔氏遺趣也。以素善宰相韋執誼。執誼附王叔文。故質用叔文力。得召入給事中。因頗左右之。爲皇太子侍讀。爲古今君臣圖以獻。而質亦已病矣。憲宗卽位。逐叔文及其黨。而質以勸講恩得全。疾病。臨問有加禮。旣卒。門人以質能文。聖人之書。而通其意。私謚曰文通先生。始質爲給事中時。與柳宗元入尚書。同日居同巷。而宗元師尊之。請傳業。質亦欲舉所學授之。會病不果。宗元後於凌準所得質所著書讀之。謂人曰。

令吾生前此數十年。則不聞是學。今適後之。不為不遇也。其篤信如此。匡官洋州刺史。質歷台信二州刺史。當大曆時。唐人文日

盛而學士。單意於經術。助匡質以春秋。施士旬以詩。仲

子陵。袁翼。韋彤。韋蒞。以禮。蔡廣。成以易。強蒙以論語。皆

自名其學。而啖氏最盛。宋孫明復著尊王發微。大都本

啖先生。程純公有言。開元秘書言春秋者七百餘家。至

衆然。往往棄經任傳。雜符緯。使聖人之心鬱而不章。獨

唐陸淳得啖先生趙夫子而師之。講求其學。始大光瑩。

出諸家之表。雖未必盡聖作之蘊。然其攘異端。開正途。

要之不詭於聖人。蓋其近也。惜其書粹者在集傳。而世

微其傳。今考觀其存者一二。亦足知其道之所至矣。其

弟正公。願作集傳。頗原本助意云。時有京兆參軍高定

者。相郢子也。精王氏易。嘗為易圖合七出。以畫八卦上

圓下方。合則重。轉則演。七轉而六十四卦。六甲八節備

焉。著易外傳二十二卷。薛放。河中寶鼎人。兄戎。少篤學。不求聞達。隱毗陵之陽羨。年

四十餘。觀察使李衡辟從事。使者三返。乃應命。衡代復

自引歸山。辟福建觀察使。柳冕府守正。不阿意。幾得過

去。游江湖間。後歷衢湖常刺。史觀察。折東。所蒞以政績

聞。放端厚寡言。永貞初。充皇太子侍讀。穆宗立。未聽政。放頓

首日。輔弼之任。必高賢大良。臣不足任也。召對思政殿。賜金紫。轉工侍郎。帝嘗問朕欲學經史。何先。放對曰。經

者先聖之至言。仲尼所發明。皆天人極致。誠萬代不刊之典。史記前代成敗得失。亦足以鑒。然得失相參。是非無隼。固不可與經典為比也。帝曰。六經尚矣。然志學之

百身一死  
士白首不能盡通於何其要對曰論語六經之精孝經  
人倫之本先漢論語首列學官光武令虎賁之士皆習  
孝經此其要矣帝曰善轉禮尚書判院事放閨門孝睦  
孤孀百口雖貧咸給贍苦俸薄因召對懇求外任以節  
鎮無闕授廉訪使鎮江西清潔爲理人懷思焉卒帝廢  
朝一日時趙郡李遜幼孤與弟建寓江陵安貧苦易衣  
併食講習不倦遜兄造日爲營丐成其業同致  
休顯建遜貞方戎放道義元和已來稱令族  
論曰唐無經學而有其經學則經不可廢故也必也啖  
趙乎本經而核傳然而未光也其韓退之乎扶教而原  
道然而弗躬也學深於本情復於性治規厚下李文公  
近之矣

百史上編卷之四十六

百史上編卷之四十七

明旴郡鄧元錫纂

唐文學傳

唐柳柳州宗元言之曰文之用二端辭令褒貶本乎著  
述宜藏於簡而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宜播之謠誦  
者也著述考流蓋昉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繫春秋之筆  
削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比興者流蓋出乎虞  
夏之詠歌殷周之雅頌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  
三者旨乖故秉筆之士恒偏勝獨得而每難其兼唐興  
太宗以武功定海內始櫛沐風雨曾未暇於詩書迨于

御極。忠良輻輳。與訐謨於王政。國紀猶未遑斯及也。時  
平多暇。爰有備屬。託興篇什。而詩始萌芽。嘗作宮體詩。  
示侍臣。使屬和。學士虞世南進曰。聖作誠工。然體非雅  
正。猶陳隋流靡詩。一傳。臣恐天下或風靡於此也。必也  
有作。當摹雅誥。臣不敢屬和。帝曰。善。因輟不復爲。久之。  
爲詩述前代興亡。以風。辭依典則。而世南則既卒矣。帝  
撫然曰。昔鍾子期死。伯牙爲不復鼓琴。朕此詩。將於何  
示之乎。命褚遂良。卽世南几筵焚之。燕群臣積翠池賦。  
詩常歡甚。畧涯分旁狎。侍中徵屬和。卒聯云。終藉叔孫  
禮。方知皇帝尊。帝曰。不亦善乎。乃徵言未嘗不約我以

禮。進士張昌齡獻翠微宮頌。悅之。以爲禰衡潘岳之流。  
召見。謂之曰。昔衡岳豈不誠才。顧怙才而傲。以不遂。故  
成才者難爾。必鑒之。繇斯而觀。君臣燕豫。維安交儆。不  
溺於華淫。今讀貞觀詩。雖氣韻格力。少謝漢魏。而晏晏  
乎有雝雝鳴鴈。旭日始旦之象焉。下濟之光。箴儆之詞。  
時登于睽誦。弘文館學士衛人謝偃。奉詔撰述聖賦。又  
獻惟皇誠德賦。大理丞洹水張蘊古。撰大寶箴。皆賜帛  
答焉。偃誠德賦畧言。周墳籍以遐觀。總宇宙而一窺。結  
繩往而莫紀。書契崇而可知。莫不慮失者常得。懷安者  
必危。是以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守約守儉。去奢去逸。外



百史一編  
無荒禽。內無荒色。唯賢是授。唯人斯恤。故三皇不足六。  
五帝不足十也。若夫恃聖驕力。狼戾倔強。去聲忠良是棄。  
諛佞斯獎。構崇臺以造天。穿深池以絕壤。厚賦重歛。積  
寶藏鏹。無罪如刑。有功不賞。則夏桀可二。殷辛易兩。夫  
四海岌岌。九土漫漫。覆之甚易。存之實難。是以一人有  
豫。萬國同歡。一人失德。兆庶俱殘。一動而入表亂。一言  
而天下安。舉君過者斯忠。述主美者爲佞。苟承顏以順  
旨。必蔽視而虧聽。故使曲者亂直。邪者疑正。改華服以  
就胡。變雅音而入鄭。雖徃古之軌躅。亦當今之龜鏡。崔  
嵬龍殿。赫奕鳳門。苞四海以稱主。冠天下而獨尊。旣况

日而妙月。亦父乾而母坤。金翠溢目。絲竹盛耳。賞罰在  
躬。榮辱繇已。語義皇而易匹。言堯舜之可擬。驕志自壯。  
侈心因起。常懼覆而懼亡。必思足而思止。勿忘潛龍之  
初。當懷布衣之始。在位稱寶。居器曰神。鐘鼓庭設。玉帛  
階陳。得必有兆。失必有因。一替一立。或周或秦。旣承前  
代。當思後人。唯德可久存。天道無常親。蘊古大寶箴曰。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爲君實難。宅普天之下。  
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具僚和其所唱。故兢懼之  
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  
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過於已。推恩於民。大明無偏照。

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  
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右事。出警入蹕。四時同其慘  
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爲之度。而聲爲之律。勿謂無知。  
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成大。樂不可極。極樂生哀。欲  
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  
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品於前。所食不過適口。唯狂  
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  
難得之貨。勿聽亡國之音。內荒伐情。外荒蕩心。難得之  
貨。侈亡國之聲。淫。勿謂我尊。而傲賢侮士。勿謂我智。而  
拒諫矜已。聞之。夏王據饋頻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安

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惟漢高大度。撫茲庶事。  
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不識不知。無偏無  
黨。一彼此於胸臆。忘好惡於心想。衆棄而後加刑。衆悅  
而後命賞。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數。物之懸者。輕重  
自具。如水如鏡。不示物以形。物之鑒者。妍媸自生。勿渾  
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  
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縱心乎湛  
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扣之者應。洪纖而効響。酌之  
者隨。深淺而皆盈。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爲。而受成。  
吾皇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

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聖。苞括  
治體。抑揚詞令。開羅起祝。援琴命詩。一日二日。念茲在  
茲。唯人所召。自天祐之。爭臣司直。敢告前疑。皆詞典義。  
正。豈曰其文。及乎永徽。龍門王勃。萃陰楊炯。范陽盧照  
隣。義烏駱賓王。稱四傑。並秀於前。欒城蘇味道。趙州李  
嶠。齊州崔融。襄陽杜審言。號四友。齊名於後。而內黃沈  
佺期。汾州宋之問。實始約句。準篇研鍊。精切穩順。體勢  
回忌。聲病如饋。事合五米。以成文。音律比衆響。而諧樂  
律。詩倡焉。雖微波未遠。而光華肇新。是謂初唐。風之始  
也。神龍以還。品格漸高。頗通遠調。薛少保稷之。郊陝篇。

張曲江

九齡

感遇等作。

雅正冲澹。諧合風人。郭代公

元之

寶劍篇。張燕公說之。鄴都引。調格漸高。凌俗自振。駸駸  
乎盛矣。梓潼陳拾遺。子昂。夙然獨立。文不按古。佇興而  
成。音響冲和。詞旨幽遠。庶幾哉。阮生詠懷之遺焉。故能  
掩王盧之靡韻。抑沈宋之新聲。繼往開來。冠冕一代。評  
者目以爲唐詩正宗。

勃

字子安

大儒文中子通孫。交趾令福峙子也。六歲解屬

文。九歲得顏師古注漢書。讀之作指瑕。以槪其失。與兄  
勔。刺並著才藻。父友杜易簡稱之。以爲王氏三珠樹也。  
未冠。應幽素舉。對策高第。授朝散郎。傷迫乎家貧。道未

成而干祿。不得如古之君子。四十強而仕。作倬彼我系詩。數獻賦。頌闕下。沛王聞其名。召署府修撰。論次平臺秘畧。書成。王愛重之。會諸王戲鬪。雞勃戲爲文。檄英王。雞高宗見之。怒曰。此交構之漸也。斥出府。勃既廢。客劔南。嘗登葛山。曠然遠望。慨然思諸葛孔明之功。賦詩以見志。後補號州參軍。倚才陵藉。僚吏爲衆嫉。有官奴抵罪。歷勃所。衆微得。將發之。懼事洩。輒殺以滅口。法當死。赦除名。父福時坐遷。交趾令。勃往省。度海墮水。悸而卒。年二十九。勃屬文。初不精思。命磨墨數升。則酣飲。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筆成篇。不易一字。其倬彼我系詩最雅正。詩

倬彼我系。出自有周。分疆錫社。派別枝流。居衛仕宋。匡羸相劉。乃武乃文。或公或侯。晉曆崩圻。衣冠擾弊。輿自太原。播祖江澨。禮器賢隱。時屯道閉。王室如燬。生人多廕。伊我有器。思逢其主。自東旋西。擇木開宇。田彼河曲。家乎汾浦。天未厭亂。吾將誰輔。伊我祖德。思濟九埏。不常厥所。于茲五遷。欲及時也。夫豈願焉。其位雖屈。其言則傳。爰述帝制。大蒐王道。曰天曰人。是祖是考。禮樂咸若。詩書具臬。貽厥孫謀。永爲家寶。伊余小子。信慙明哲。彼綱有條。此車有轡。思屏人事。克終前烈。于嗟代網。卒全來緤。來緤伊何。謂余曰仕。我瞻先達。四十方起。夫豈不懷。高山仰止。願言毓德。啜菽飲水。有鳥反哺。其聲嗷嗷。言念舊德。憂心忉忉。今我不養。歲月其滔。俛從從役。豈敢告勞。從役伊何。薄求卑位。告勞伊何。索參文中子卿事。名存實爽。乃信愆義。靜言遐思。中心是愧。文中子作書百二十篇。其有錄無書者十篇。勃補完缺逸。定著二十五篇。嘗讀易。夜夢若有告者。曰。易有太極。勉思之。寤作大易發揮。謂王者乘五德之運。以王。自皇帝至漢

五運適周。復歸于唐。唐應繼周漢。不可承周隋。後魏晉以降。非真主正統。五行之沴氣也。作唐千歲曆。其後李嗣真。崔昌。閻伯璵。祖述之。於是玄宗詔以唐承漢尊周漢。為二王後。以商為三恪。本勃所測悟云。

爛應神童舉。拜較書郎。為崇文館學士。遷詹事司直。則大勅。坐從祖弟神讓。遂左轉梓州司法參軍。遷盈川令。張說贈行。以箴戒其苛。爛至官。以苛改。卒。中宗復辟。以舊寮贈著作郎。時海內言文。稱王楊盧駱。爛聞之。謂人曰。吾愧在盧前。耻居王後。張燕公說評之曰。盈川文思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亦不減王。耻居王後。信然。愧在盧前。謙也。其渾天賦。雖辭謝高古。而言天則甚辭矣。

照鄰。字昇之。以夙慧為鄧王府典籤。王愛之。以為吾相如也。調新都尉。病去官。居太白山。得方士所遺玄明膏服之。而病會父器。號嘔血。丹輒出。病益甚。足攣廢。一手又廢。客龍門山。布衣藜羹。裴瑾之。常方質。范履冰等時

時供衣藥資之。已。又去之。具茨山下。買園數十畝。疏植水。周其廬。又豫為墓。偃卧其中。自以當高宗時尚吏。已獨儒武。后尚法。已獨黃老。后封嵩山。聘賢士。已。又以病廢。著五悲文。以自傷。久之。病不可堪。能與親屬別。赴潁水。自沉。武后時。賔王敷。上書言事。不報。除臨海丞。鞅鞅不得志。棄官去。從徐敬業起兵。為傳檄天下。斥武后罪。后得之。矍然曰。此誰筆。或曰。駱賓王也。后太息曰。宰相之過也。人如此才。而不用。能無望乎。敬業敗。賔王亡命去。衆謂已死。久之。有顯者題靈隱寺壁。得樓觀滄海日之句。對未屬。沉思有頃。一僧曰。何不云門對浙江。朝耶顯者驚異之。詰所歷。無知者。已。忽避去。迹之。不可得。則賔王也。後莫知所終。勅四傑。並名。時流推挹。吏侍郎李敬玄尤重之。引示天官。裴行儉。行儉曰。士之致遠。當先罷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豈饗爵祿之器耶。楊子稍沉靜。應得令長。餘得令終。為幸。見勃兄勳。與蘇味道曰。皆銜衡才也。後勳味道皆至天官侍郎。而四子不遂。皆如行儉之言。杜審言字必簡。晉征南將軍預遠裔也。擢進士。性才傲世。蘇味道為天官侍郎。集選人試判。審言就試。出謂人曰。味道必死。人驚問故。答曰。彼見吾判。羞死耳。又嘗語

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類此累洛陽丞坐事貶吉州司戶叅軍司馬周季重司戶郭若訥構其罪繫獄將殺之季重等方宴酒酣審言子并年十三候丹傳其腹季重中傷死且死曰吾不知審言有孝子若訥誤我并亦為左右所殺審言坐免官士友哀并孝烈賦哀誄悼焉神龍初審言坐與張易之兄弟通流嶺外尋召修文館直學士卒方病時宋之問武平一等來問答曰甚為造化小兒相若然吾在世久歷公等今且死大慰崔融先卒審言為服總乃之問以頌附二張得幸坐遷隴以告駙馬都尉王同皎殺武三思得鴻臚主簿睿宗立以獮險盈惡流欽州賜死佞期歷中書舍人與之問始造七言律而佞期尤長其古意興慶宮宴應制氣格雄渾意象旁薄其與之間同度嶺言別情致痛快即唐人不及也其為律始猶漢祖蘇武李陵為古言古始也時人為之語曰蘇李君前沈宋比肩

陳子昂

字伯玉

梓州射洪人家故豪少未知學尚氣決七

博他日入鄉較始感悔痛修飾就學文明初舉進士時

尚宗崩東都將西葬長安而關中無年於是子昂上書言臣聞秦據咸陽漢都長安以山河為固而天下服者以北假胡宛之利南資巴蜀之饒轉關中之粟收山西之寶然後能以其長羈大策橫制宇宙也今則不然燕代迫匈奴之憂巴隴嬰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而羸糧郡國丁男千里而乘障秦之首尾已不完矣所餘獨三輔間耳頃遭存穢薄河而右赤地千里循嶺而北轉徙源離此朝廷所備知也賴天悔禍去歲稍稔而流亡未反田野尚蕪白骨縱橫阡陌無主至於蓄積可為寒心陛下不虞其難貴承先意長驅大駕按節西京千乘

萬騎於何仰給。山陵穿復。必資徒役。率癯弊之衆。督老  
扶稚。鑿山輦石。驅以就功。春作無時。何望有秋。彫昨遺  
燠。再罹艱苦。不堪其困。逸爲盜賊。豈不可深慮也哉。且  
天子以四海爲家。舜葬蒼梧。禹葬會稽。豈愛夷裔而鄙  
中國耶。示一統之無外也。况瀍洛之中。天地交會。景山  
崇秀。北對嵩邨。右眎汝海。祝融大昊之故墟。在焉。園陵  
之美。何以加此。且太原詹鉅萬之倉。洛口儲天下之粟。  
乃捨而不顧。儻鼠竊狗盜。西入陝郊。東犯虎牢。取敖倉  
一杯粟。陛下當何以道之。故曰。先謀後事者逸。先事後  
謀者失。國之利器。不可以是人。願陛下垂念。武后竒其

才。召見之。占對慷慨。擢麟臺正字。垂拱初。有詔問群臣  
調元氣。當以何道。子昂上書曰。臣聞之師曰。元氣者。天  
地之始。萬物之祖。王政之大端也。天地莫大於陰陽。萬  
物莫靈於人。故王政莫先於安人。人安則陰陽和。陰陽  
和則天地平。天地平而元氣調矣。先王以人之通於天  
也。於是順天德。以養成群生。使人樂其業。甘其食。美其  
服。而終其天年。然後天瑞降。地符升。風雨時。而草木茂  
遂。故陶唐有虞。不敢荒寧。其書曰。百姓嗟明。協和萬邦。  
黎民於變時雍。和之得也。夏商之衰。桀紂昏暴。陰陽乖  
行。天地震怒。山川鬼神發妖。見變疾疫大興。終以滅亡。

不和之失也。迫周文武創業。誠信忠厚。加于百姓。故成康刑措四十餘年。而天人交和。及幽厲亂常。苛慝暴虐。詭躋天地。山冢萃崩。人用愁怨。其詩曰。昊天不惠。降此大戾。不先不後。爲虐爲瘵。顧不哀哉。近隋煬帝恃四海之富。鑿渠決河。自伊徂洛。屬之楊州。疲生民之力。洩天地之藏。中國之難大起。故身死人手。宗廟爲墟。逆元氣之理也。臣觀禍亂之動。天人之際。先師之說。昭然著明。陛下含天地之大德。兼日月之至明。眇然遠思。欲求太和。此伏羲所以爲三皇首也。臣聞明堂有天地之制。陰陽之統。二十四氣。八風。十二月。四時。五行。二十八宿。莫

不率備。願陛下爲唐恢萬世之榮。相國南郊建明堂。與更始聽天下之政。躬籍田親蠶。以勸農桑。養二老五更。以教孝悌。明訟恤獄。以息淫刑。脩文德以止干戈。察孝廉以除貪吏。謂不數期。且見太平。夫太學者政教之地也。君臣上下之所取則也。俎豆揖遜之所繇興也。願引胄子使歸之太學。以隆治本。后召見。賜筆札中書省。令條上利害。子昂對三事。其一言臣伏願陛下所爲九道。出使者。巡行天下。申黜陟。求人瘼。欲使萬方百姓。知天子夙夜之勤也。百辟群臣。知天子將考績而任之也。奸表不逞。知將屏逐而驅除之也。則莫如擇人。仁可以恤



孤明可以振滯。剛不避彊禦。智足以照奸者。然後以爲使。而御前殿。以使者之禮禮之。申救以所爲。命使者之意。令自京師。以及郡縣。登拔才良。訪求民瘼。以宣布上意。則輶軒未動。而天下翹然待之矣。今有遣使之名。無任人之實。使愈出。天下愈弊。徒令百姓治道路。送往迎來。爲費無量。臣見其損。而不見其益也。昔堯舜不下席。而化天下。陛下知難得人。則不如少出使。出使煩數。而無益於化。是烹小鮮而數撓之耳。其二言陛下宣下恩澤。詔書德盛意美。然必待刺史縣令。謹布而奉行之。誠得其人。則主恩宣流。恩澤被於下。不得其人。則如委棄。

有司。掛諸墻壁已耳。百姓何自而與被之。是知刺史縣令者。政教之首。帝王之所甚重也。今吏部調縣令。如補一尉。但計資考。不求賢良。有如不次用人。則天下囂然而謗之。故庸人循資。皆任縣令。此教化之所以凌遲也。其三言天下有危機。靜之則福。動之則禍。者。百姓是也。百姓安則樂生。不安則輕生。百姓輕生。則易爲亂。而天下不危。未之有也。今軍旅之興。自劔南。盡河隴。山東河北之地。死亡流離。既畧盡矣。尚賴陛下憫其失職。征伐調發。一切停罷。使父子兄弟。終得相保。所謂能靜其機也。臣所竊恐者。將相貪夷狄之利。以廣地。強武說陛下。

而動其機。機動而禍構矣。宜脩文德。去刑罰。勸農桑。以息疲民。及告密羅織之獄。用子昂上疏曰。自徐敬業首亂。唱禍。陛下聽執事者之過計。欲息姦源。大開詔獄。諸迹涉嫌疑者。得傳相逮引。窮捕而深竟之。其姦人熒惑。乘險誣詆。糾告疑似。圖爵賞者。陛下又屈法而容之。遂使姦惡之黨。快意相讐。天下喁喁。罔知所措。此土崩之勢也。有隋之季。天下猶平。人心未變。故楊玄感之亂。不踰月而敗。是其初固未始好亂也。煬帝不悟。加之以屠戮。窮極黨與。殺人如麻。流血成澤。而天下始靡然思亂。雄俊並起。而隋族亡矣。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惟陛下

垂念。后不聽。時吐蕃九族叛。詔發金山道十姓兵討之。戰有功。請朝。后以其嘗擅破回紇。終不許。子昂上疏曰。國家所爲能制九姓者。繇十姓强大。臣服中國。故勢微弱。委命於下吏也。今九姓叛亡。北蕃喪亂。回紇殘破。積北諸國。已非國有。欲倚角亡叛。惟金山諸蕃。其爲形勢。今阻其善意。請朝不許。則十姓內無國家親信之恩。外懷突厥報讐之懼。鳥駭狼散。臣竊恐河西諸蕃。自此拒命也。不聽。而吐蕃果終。后世爲邊患。后欲發梁鳳巴蛋卒。自雅州開山通道。擊生羌。子昂上書曰。臣聞亂之所生。必繇於怨。雅州羌自國初來。未嘗一日爲盜。今一日

致誅其怨必甚。怨甚必且蜂駭逃亡。阻山爲盜。則蜀之邊邑。不得不宿兵連屯。兵久不解。禍亂構矣。此後漢末。西京蹙敗之所繇也。吐蕃桀黠多姦。自抗天誅。二十有餘載矣。大戰大勝。小戰小勝。未嘗敗北。國家以薛仁貴。郭待封。虓武之將。屠十一萬衆於大非之川。一甲不還。以李敬玄。劉審禮。廊廟之器。辱十八萬乘於青海之澤。而關隴爲空。今乃欲以李處一爲將。驅鯁頽之兵。而遠襲吐蕃。必無幸矣。吐蕃貪蜀之富。欲盜土之日久。然勢不能舉者。以山川阻絕。障隘不通。頗餓狼之喙。而不得肆也。今乃闢邊疆。開隘道。夷阻險。使得收奔亡之種。爲

鄉導而窺邊。是爲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也。蜀爲西南一都會。爲國家寶庫。天下珍貨畢出其中。人富粟多。順江而下。可以兼濟中國。今乃圖僥倖之利。以委西羌。殺無辜之衆。以傷仁恩。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見羌戎。姦盜已主其中矣。如令國家。遂能破滅其國。奴虜其人。使其君長。係首北關而後可。不然。山東饑弊。關隴蕭條。誠聖人思寧靜。和天人之時。而謀動甲兵。顧不殆哉。事得寢。后以子昂論議。泥古不合。變而終愛其才。復召見。令論爲政之要。適時宜。若時不便者。毋援上古。角空言。子昂終以其意對。奏八科。一曰措刑。二曰官人。

三日知賢。四曰去疑。五曰招諫。六曰勸賞。七曰息兵。八曰安宗。大畧言大人勅制天下。必有凶亂悖逆之人。爲我驅除。以明天誅。及凶叛已滅。則順人情。赦過宥罪。與之更始。蓋刑以禁亂。亂靖而刑息。固其理也。今承平日久。百度已備。人思樂生。而刑急網密。俾人有慘毒之痛。比者大赦。滌蕩群罪。天下蒙慶。咸得自新。而詔獄復數用。獄吏不識天意。鈎捕支黨。株蔓推窮。以抵慘刻。誠宜廣愷悌之道。赦法慎罰。省白誣寃。此太平安人之務也。夫尚德行者無凶險。務公正者無邪朋。廉者憎貪。信者嫉僞。猶鸞隼之不接翼。薰蕕之不共器也。何者。以德益

凶勢不入。以正攻邪。勢不利。以廉勸貪。執不售。以信質僞。勢不和。智者尚謀。愚者所不聽。勇者徇死。怯者所不從。此趨向之反也。今天下未嘗無賢人。賢人未嘗不思效用也。顧無其類。以致之。則不能以自進。陛下又以嘗信任者之不效。而疑於信賢。竊伏以爲過矣。昔人有以噎而得病者。欲絕粒而不食。不知食絕而身殞。賢人之於國。猶食之在人也。人不可以一噎而止餐。國不可以一賢而遠士。陛下誠知左右有灼然賢行者。賜之尊爵厚祿。任而能信。信而能終。則賢才以類相舉。而天下之理得矣。臣聞勞臣不賞。不可以勸功。死士不賞。不可

以勸勇。今或勤勞死難。名爵不及。偷榮尸祿。寵秩妄加。此非所以表庸勵行也。臣聞人情不能自明。則疑。疑則懼。懼則罪生。今虺賊干紀。自取屠滅。罪止魁逆。比多緣坐。揆之人情。宗室子弟。能無自疑。願陛下重慰曉之。賜愷悌之德。使人得自安。后雖數召見問政事。子昂辭婉意切。歸於復古措刑。故奏聞輒罷。已擢右拾遺。會遣武攸宜爲大總管。制免天下罪人。及募諸色奴以充軍。擊契丹。子昂諫曰。此一時梟急之計。非天子之兵也。今天下忠臣義士。萬分未用其一。契丹小孽。何至免罪贖奴。備驅使。傷國大體乎。時攸宜方貴寵。表子昂爲叅謀。以

重軍。數陳計不用。子昂多病。居職恒鬱鬱不樂。聖曆初。以父老表解官歸養。父器廬墓側。致哀。子昂倜儻有高才。好交游。樂施予。篤於朋友。與王無競。房融。盧藏用最厚善。射洪令段簡貪暴。聞其富。害之。誣以罪。逮送獄。灰獄中。唐興文章。承陳隋風。競組麗。淫於流靡。至子昂實始。仰窺玄化。俯測侖冥。下洞世罟。遠尋阮生。詠懷之什。作感興詩三十六首。蟬蛻畦溼。神遊八極。存之隱約。味之玄澹。詞旨幽邃。音節高壯。非復當世詞人所可及。如丹砂空青。金膏水碧。雖近乏世用。而寶物外難得。自然之奇珍也。王適見之曰。是必爲海內文宗。後杜子美甫

過故宅詩云。位下冒足傷。所貴在聖賢。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揚馬後。名與日月懸。韓退之愈亦以爲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柳宗元稱其著作。比興兼有其長。唐興以來一人而已。

明皇帝旣夷內難。海宇清晏。臻於砥平。得垂意於篇什。過晉陽宮。獵義成。幸鳳湯泉。發太行山。渡蒲津。出潼關。諸觀游有詩。過大哥山宅。暇日及兄弟遊興慶宮。時展親有詩。左丞相說。右丞相璟。太子少傅乾曜。同日上官宴都堂。兩相群官。宴麗正殿。宴樂遊園。優俊賢有詩。燕公說巡朔方。太守邕任滑臺。崔日知往潞。有送詩。送十

道探訪使。及朝集使。賜諸州刺史。題坐右。重生民之寄。各有詩。賀知章歸四明。有祖餞詩。而宋廣平姚令公燕許諸公。各屬言。遂歌相倡和。有奉奉萋萋。離離嗜嗜之象焉。而曲江始興公。特深比興。柔澹者思。冲雅其音。將順匡救。颯颯乎其有餘思。當此之時。君奉丕構。日艱難。安可忘。臣扈清蹕。日三后旣在天。君申翕和。日荆枝棣。萼。臣贊上德。日敦族友。兄君日三傑。二臣。臣日江河象。綿。君日端拱垂裳。長懷御遠。臣日共憑神武。遠靜鬼方。君欲藜庶繁殖。日勞近臣。臣推弘覆黎元。日合天德。送賀監日。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藹藹乎白駒空谷之

慕也。送開府曰。妙旌循吏德。持悅庶氓心。翼翼乎鴻鴈。劬勞之思也。可謂異日需雲。交融旁洽。大風小雅。一字千金者矣。以能金鏞作而八音咸宣。王燭調而萬品竝耀。作者雲合。絕後軼前。而開元天寶之間。氣格聲律。至詳大備。李供奉白。天才神逸。超絕人群。以氣爲輿。以神爲馬。以高遠自然爲極。而窈冥恂悅。縱橫變化。可以通造化而泣鬼神。杜拾遺甫。宏力厚蓄。兼總條貫。雄高深渾。變化排闥。高者巍峩。潤者旁薄。深者不測。奇者詰曲。抑之沈實。揚之妍華。有聲有色。有味極。古人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他如孟襄陽之深雅。賦何必多。

王右丞之精渺。玄而有詰。儲光羲之直率。王少伯之秀俊。高達夫之氣骨。岑嘉州之奇逸。李頎之冲秀。常建之超邁。各以其所長。鳴雖十九首之溫柔敦厚。建安黃初之典深爾雅。未之逮也。而樂府七言。至是而始暢。近體律絕。推是爲正宗。法度森嚴。神情俱際。時乎人乎。唯是爲獨兼矣。而唐詩之盛。盛於此。

李白。字太白。蜀郡廣漢人。爲唐宗遠屬。母夢長庚星墮吞。

之而生白。因以名。十歲通詩書。少長爲蘇許公頌所知。以爲才比相如。喜縱橫擊劍。爲任俠。初隱岷山。已出居襄漢。南遊江淮。至楚觀雲夢。雲夢許氏以女妻焉。留居。

者三歲。又去之齊之魯。卜居徂徠山。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爲沈飲。號竹溪六逸。天寶初。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天上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賦頌一篇。帝大歎賞。賜食。至親爲調羹。詔供奉翰林。白豪酒。日與飲。徒縱酒。長安市。帝坐沉香亭。楊妃從。飲酒樂甚。欲得白爲樂府。召入。而白乃大醉。不知人。左右以水潑其面。稍醒。乃問知上旨。作宮中行樂詞。援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留思。帝大喜。自按聲爲弄。笛吹之時。高力士最貴重。白侍宴醉。願指力士使脫靴。力士耻之。擿詩中婉諷語。用激楊妃。怒。妃

慙恚譖之。

詩云：只愁歌舞散。化作彩雲飛。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

白自知不爲親

倖所容。恐从且得罪。懇求還山。賜金放還。白益驚。自適。嘗歎曰：「干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撞折牙。以求息機。安能効碌碌者。蘇而復上哉。」因肆所意欲。輒往不顧反。北抵趙魏燕晉。西抵邠岐。歷商於。至洛游梁。最久。復之齊魯。南浮淮泗。再入吳。轉徙金陵。上秋浦潯陽。欲以耗壯心。而遣餘年。會安祿山反。上皇命永王璘出鎮江淮。白時卧廬山。迫致之。作永王東征歌。拳拳興復。而璘據東南爲亂。白亡之。彭澤。璘敗。有司糾白汚璘官。坐繫潯陽。宣撫大使崔渙。御史中丞宋若思。驗治以爲罪薄。宜



賈釋之辟為參謀。尋辭去。或曰非也。白游并州時。汾陽王子儀為并較。犯法當死。白營救而免。至是子儀請解官贖白罪。詔長流夜郎。於是白遂泛洞庭。上三峽。至巫山下。憩岳陽江夏。久之。復如潯陽。其行游興。所欲至。則一日千里。一遇勝景。或終年不移。蓋其趣也。早發白帝。賦云。輕舟已過萬重山。又云。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三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其山中間答賦云。問余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閒。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性嗜酒。志意弘遠。才識逸絕。飄然有超世地。非人間。獨立之心。其為詩。往往與會屬詞。肆其天妙。格高旨遠。而從容於法度之中。白常言。才全者無虧成。志全者無

得失。進與退。於道德何有。晚好黃老。度牛渚磯。至姑熟。訖謝眺青山欲葬焉。卒。葬東麓。元和末。宣歙觀察使范傳正表其墓。訪後裔。惟二女孫。嫁為民間妻。進止有風範。因泣曰。先祖志在青山。比葬東麓。非志也。傳正惻然。為改葬青山。立碑焉。欲為二女更擇配士族。皆辭曰。孤窮失身。命也。不願更嫁。傳正嘉歎。為復其家。繇云。白自言齊梁以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賦古詩三十一首。首篇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廢興雖萬變。章亦已淪。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其志遠如此。開元中。白

既以楊妃譖去國。意快快。作雪讒詩。天寶中。北討奚契丹。勤於兵。作戰城南。天寶末。君子失位。小人用事。致器亂。天子幸蜀。舒憤懣。作遠別離。蜀道難。枯魚過河泣。等篇。閱肆俊偉。參差屈曲。幽人鬼語。使人一倡三嘆。而有遺音。而枚淚謳吟。又足以繫夫三綱五典之重。識者稱其深得國風諷刺之旨。其七言絕。如畫中神品。氣韻生動。官然入微。獨高於盛唐諸公。其五言律。清新俊逸。如無法度。而從容於法度之中。白嘗言。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於聲調。俳優哉。俳優哉。遂謝不復為。獨於黃鶴樓。見崔顥所賦。閣筆去。酒詠其

氣格於鳳凰臺。鸚鵡洲。戲摹為二律云。

杜甫。

字子美。

京兆杜陵人。修文館學士。審言孫也。七齡能

詩。詠鳳凰。有壯思。九齡能文。甫成童。出遊河南。崔鄭州

尚。魏豫州啓。歎異之。以為似班揚。未易才也。家貧。不自

振。下姑蘇。渡會稽。放蕩齊趙間。望嶽登堯城樓。從李白

及高適遊。甚歡。酒酣。登汴吹臺。慷慨嘆古。時人莫測也。

北海太守李邕。負才無所下。見其詩。折行輩。造焉。舉進

士。連不第。困游長安中。

作今年。夕行。

年已四十矣。天子朝獻太

清宮。饗郊廟。作三賦。上之。帝竒焉。命待制。集賢院。宰相

召試。相林甫忌。佞不理也。調河西尉。甫高簡。厭治簿書。

奔走。不屑就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上賦頌。高自稱道。不報。時天寶政失。甫觸時憤事。知必且釀禍。畜亂不止也。以無位。不得諫。中邑邑。不能自己。輒依古風刺之義。言之無罪。聞者足誠。攄之詩以風。及亂既昌。逆臣恣睢。荼毒生民。蟠蠖宗廟。而王師數舉。敗不振。施于乾元大曆。王綱解弛。而亂離斯瘼也。又憤憤不自聊。依春秋之義。以誅亂討賊。爲詩志焉。至其追往盛悼。今衰。又上悲天命。下哀民窮。感時憂君。疾痛慘怛。流涕悲哀。而不能自己。亦托之詩。以爲傷。故杜稱詩史。以史道存焉。爾也。始天子寵楊妃。任其弟國忠爲相。呼其姊秦虢夫人爲

姨。權寵赫奕。窮欲縱病人也。作麗人行。天子慕遠畧。關邊而人疲於兵。作兵車行。安祿山反。天子入蜀。甫陷長安中。皇子孫沘離道路。而王師敗績。作哀王孫。作悲陳陶。悲青坂。作哀江頭。脫身走三川。自鄜州羸服奔鳳翔。謁肅宗。行在。天子嘉其自賊中來。忠苦辛也。勞慰之。卽授右拾遺。作喜達行在。所無何。宰相房琯師敗績。又爲客董廷蘭所連染。以罷相。甫前與琯爲布衣交。䟽理之。帝怒。以甫爲大臣遊說。詔三司雜問。相張鎰知甫。爲營救。帝意解。復官。甫前謝。且言琯自少樹立。爲名儒。時望咸屬。以公輔。陛下委用。天下皆以爲宜。稱觀其憂主深

念義形於色。要當有以濟時。獨性簡曠。酷嗜琴。廷蘭貧疾。託門下。依倚爲姦利。瑄以愛惜。受玷污。臣傷其功名未就。志氣挫衄。冀陛下棄細錄大。故冒死有言。陛下幸赦臣死。開言者路。此天下之幸。非臣獨蒙也。然帝自是不復省錄之矣。時所在寇盜攘奪。甫家寓鄜延。彌年間不通。乞假往視。作羌村。作北征。是歲收京師。而回紇以助師爲民殃。作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作收京。作留花門。扈駕還京師。在諫省。念許身契稷。比南金。而時多故。遲回違所心也。作晚出左掖。作題省中壁。作暮宿左省。傷鄭十八虔。王中允維陷賊中。而法吏不憐才原心。獲嚴

譴也。有贈篇。無何坐法出爲華州司功叅軍。始甫自賊中間關歸。得美官。方欲自展效。乃竟出奔走爲小吏。抑鬱不得意。作至日遣懷呈兩省舊閣老故人。中興諸將。叔山東。不搗巢。乘虛過空同。清燕朔也。上皇在蜀。天子卽位靈武。上皇還京師。而鷄鳴問寢當豫也。平兩京。將士皆侯王。上無可賞之官。且尾大不掉。成藩鎮也。若諸閔農休兵。汲汲乎有長世子民之慮焉。作洗兵馬行。天下大亂。兩京賊充斥。民疲於兵。作新安吏。石壕吏。作新婚。垂老無家別。作前後出塞。已棄官。客秦州。出鐵堂峽。入寓居同谷縣。負薪采橡栗自給。作秦州雜詩。作七歌。

已入蜀客。劔南入成都府。作散愁。作恨別。成都尹裴冕  
爲結廬浣花溪居之。作卜居。作堂成。作狂夫。召補京兆  
功曹參軍。甫留蜀。不至。會嚴武節度劔南東西川。以世  
舊。又同官兩省。禮敬焉。時親詣其廬。及武入朝。蜀亂。甫  
去成都。客游梓閬中。當是時。范陽負固。甫傷燕者舊。曾  
不能反正。自歸也。作漁陽。廣德初。吐蕃寇奉天。太子幸  
陝。汾陽王復京師。作遺憂。作收京。作有感。作送班司馬  
入京。作傷春。釋悶。作憶昔。嚴武再帥劔南。甫復歸成都。  
作草堂。作四松。作桃樹。已。武表爲簡較工部員外郎。參  
軍事。幾復引用。而甫直率多傲。睨。又怙舊故。時時以直

諫與武忤。而幕中諸年少。忌前背毀之也。復內不自驕。  
作遣悶。作宿府。作去矣行。作赤霄行。作莫相疑行。當是  
時。甫客游蜀。依帥幕。爲微官。困矣。有遺之襦段。中繡掉  
尾鯨。水族羅之。以爲煌煌珠宮物。非所當也。留之懼不  
祥。施之混柴荆。謝不受。帥武卒。作哭嚴僕射歸櫬。作茅  
屋。爲秋風所破歌。客居雲安。感置身逢時之難。作三韻  
三篇。感河北三鎮擁兵不朝。列藩不憂國。舉軍須自供。  
吐蕃回紇。時寇京城不靖也。作諸將。作近聞。作遣憤。作  
杜鵑。傷時禍亂未息。典起司空王思禮。司徒李光弼。鄭  
公嚴武。汝陽郡王璣。秘書監李邕。少監蘇源明。台州司

戶鄭虔。終于張相國。歎舊懷。醫前後存。沒不詮次。作八  
哀。移居夔州郭上白帝城。感先王武侯。能以蜀自奮。成  
開濟功也。作謁先王武侯廟。作蜀相。作八陣圖。作古栢  
行。感開元天寶間。政化如水。皇威若神。今禍亂沓至也。  
作宿昔。作洛陽。作提封。作能盡。作歷歷。作秋興八首。遷  
居赤甲。無聊賴。自憤。作晝夢。已又遷夔西。無寧止。困甚。  
會弟觀。自中都到夔。許迎妻子。來家江陵。同居。作喜寄  
觀三首。因飄然有南下。泛虛無。對瀟湘之思。作暮春三  
月。巫峽即事。聞觀至江陵。將去。巫峽下江陵。夔西有果  
園四十畝。棄贈人。遂汎舟瞿塘。赴焉。作江漢。作析檻行。

移居公安。憇數月。去之。作曉發公安。作歲晏行。已卜居  
不遂。觀聲息不復聞。自是往來湘潭間。登岳陽樓。汎湖  
庭。青湖。望衡嶽。皆有詩。時客游無主。寄家舟中。常以舟  
行游。無侶。飄如也。作舟中伏枕。舟中雪。舟中小寒。食燕  
子來舟中。已留滯。未陽郭。游嶽祠。會大水。涉旬不得食。  
縣令為具舟迎之。饋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年五十九。蓋甫  
志意豪隘。人世自廣。於素位不願於土。皆安之。學未有  
聞。故終困以死也。而其詩以終困而大昌。既沒而大行。  
與李白並稱。曰李杜。昌黎韓愈推尊之曰。李杜文章在。  
光焰萬丈長。卒後四十年。孫嗣業始克舉其喪葬焉。學

士元稹志其墓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  
所總萃焉。世之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効齊梁。則不  
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閒  
暇則纖穠莫備。其惟子美。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  
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  
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使仲尼考輟其旨。要尚不  
知貫其多哉。否乎。苟以爲能所不能。無可不可。則詩人  
以來。未有如子美者。說者至以爲六經後。便有司馬遷。  
三百五篇後。便有杜子美云。

王維

字摩詰

太原祁人也。徙家蒲州。九歲知屬辭。性孝友。

母喪毀幾絕。開元九年擢進士第一。工草隸。善書。妙解  
音律。天寶間。爲給事中。寧薛諸王待以師友。玄宗西狩。  
維爲賊所得。以藥自下利。陽瘖欲自免。祿山素聞其名。  
令迎置東都。僞署給事中。維常稱病不朝。請居普施寺。  
祿山宴凝碧池。維聞之。悲涕爲詩。有萬戶傷心生野烟。  
百官何日再朝天之句。賊平。以受僞官下獄。時弟縉有  
盛名。通顯。請解官贖兄罪。會有得凝碧池詩。以獻者。帝  
悲其意。特宥之。責授太子中允。已復官尚書右丞。縉出  
刺蜀州。維自表。臣有五短。縉五長。臣所不及。臣備員省  
戶。而縉遠補外。乞解臣官。使縉還京師。上元初。在鳳翔。

疾作書別縉。又遺親故書數幅。停筆而化。贈秘書監。維風韻高曠。以詩名。開元天寶間。別墅在藍田。輞川有鹿柴。漆園木蘭若。竹洲花塢之勝。輞水環焉。維與客裴迺往來。泛舟其中。彈琴賦詩。嘯詠終日。事佛悟禪。悅食不葷。衣不文繡。器妻不復娶。孤居三十年。屏絕塵累。詩高遠瀟灑。有無言之境。不可說之味。不窮之趣。其楚聲尤超詣。識者以爲宋玉之下。淵明之上。其云文寡和兮。思深道難。知兮行獨。善乎其自名矣。

孟浩然

字浩然

襄州襄陽人。少好節義。喜振人患難。隱鹿

門山。風神散朗。短褐長夜。賦詩自若。不以貧餒介意。文

不按古匠心獨妙。行不爲飾。動求真適。遊不爲利。期以放情。年四十遊京師。與右相張九齡給事中王維善。維入直。邀與俱。會玄宗至直廬。倉卒不得去。避匿牀下。帝知中有人。問之。維頓首曰。主臣。臣友人孟浩然也。帝喜曰。朕聞其名久。恨未見耳。何懼而自匿。立召見。勞苦之。問所爲詩。浩然即誦所賦詩。有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之語。帝莞然曰。卿自不仕。朕何嘗棄卿。何誣朕也。採訪使韓朝宗欲薦之。招與游。會故人至。劇飲。曰。今日飲酒樂甚。他日遑恤乎。竟不請相。九齡爲荊州辟。置幕府。九齡薨。復自引去。卒。後王維過郢。追念之。畫其像。刺史衙



亭名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亭。

王昌齡字少伯，第進士。中宏辭科，嘗作長平伏冤文，明  
細道賦，但然仁人之心，工七言絕，獨為盛唐冠。以不  
細行，貶龍標尉。世亂，潛還鄉，為刺史間丘曉所殺。後張  
鑑按軍河南，與諸將期救睢陽，曉後當斬，以老母乞哀，  
鑑曰：王昌齡之母，誰為養乎？曉默然就戮。  
儲光羲，魯國人，開元中進士，歷御史。祿山反，陷賊中，自  
歸丹陽殷璠，稱其詩格高調逸，趣遠情深，盡削常言，得  
風雅之道，而所著正論九經外義，言博理當，有經國之  
材。

岑參，南陽人，早孤，博學，舉進士，試大理評事。杜拾遺甫  
薦於朝，稱其識度清遠，議論雅正，卓然為時輩所仰。轉  
左補闕，出刺嘉州。識者稱其詩如仰翠微之色，心曠澄  
瑩。

高適，字達夫，渤海蓆人也。少濩落，無所治，家貧，客梁宋，以

求丐取給。天寶中，海內尚文辭，適年五十矣，始學詩。數  
年間，漸體格而上，以氣質自高。每吟一篇，輒為好事者  
傳誦，舉有道，解褐為封丘尉，非其好也，乃棄去，遊河西。  
河西帥哥舒翰異之，表為左驍衛兵曹，充掌書記。從入  
朝，稱之祿山反，拜監察御史，佐翰守潼關。翰兵敗，適自  
駱谷西馳，赴行在，謁玄宗。河池帝召問潼關師所繇，敗  
故，適對曰：翰本忠義，可任將，而病奪其明，使至此。監軍  
李大宜既誓師，而使倡彈箏，候琵琶，日樗蒲飲酒，不恤  
軍蕃渾及秦隴士於盛夏赤日中，食倉米飯，然且不飽。  
故望敵亡散，萬全之地一朝而失。南陽諸軍帥各持節

而監軍數人更用事。是何以待敵。臣每與楊國忠言之。終不見納。使陛下親巴山劔閣之險。未爲不幸也。玄宗命  
憮然久之。拜侍御史。適負氣敢言。權幸縮首。及玄宗命  
諸王分鎮。而永王璘反。肅宗聞。適嘗論諫。召問之。適因  
陳江東利害。策永王必敗。帝喜。命兼御史大夫。鎮淮南。  
與江東帥來瑱會師討之。師發而永王敗。兵罷。以敢言  
爲輔國所忌。左遷太子少詹。蜀亂。刺蜀州。遷彭州。自玄  
宗還都。欲重蜀。於綿益二州各置一節度。而西山三城  
列戍。爲勞苦。適疏。劾劔南雖名東西川。其實一道也。  
自邛關抵黎雅。界南蠻。繇茂州西經羌中。至平戎城界。

吐蕃瀕邊。小郡各宿軍。咸仰給於劔南。異時以全蜀之  
饒。山南佐之。猶不能畢贍。今裂梓遂果閬等八州。專爲  
一節度。歲月之計。西川不得而與也。嘉陵比困夷獠。瘠  
瘠未起。耕紡失業。衣食貿易。皆資成都是。其人不可得  
而役。亦明矣。可稅賦者。獨成彭蜀漢四州。以四州耗殘  
之餘。當十州之役。不已難乎。言利之人。穿鑿萬端。皆取  
之百姓。差科朝暮。案牘相仍。官吏懼譴責。及僭保。威以  
罰。秩逋亡益滋。又關中比饑。士人流入蜀者。項背相望。  
並資仰給。地入有限。而費出無涯。爲蜀計者。蓋甚苦矣。  
又平戎以西數城。邈在窮山。蹊隧險絕。運糧東馬之路。

坐甲無人之鄉。外不足制戎狄。內不足廣土宇。奈何以  
彈丸之地。而困全蜀之人哉。恐非今日之急務也。若謂  
已戍之城不可廢。已屯之兵不可收。願罷東川歸劍南。  
使併力從事。帝不納。召還為刑侍郎。卒。贈禮尚書。適尚  
節義。語王體世故。袞袞不厭。遭時多難。以功名自許。而  
所至政寬簡。人便安之。

李頎。東川人。開元中進士。調新鄉尉。所為詩發調秀雅。  
辭復情致。尤工七言律。惜終黃綬。史無稱焉。與王屋山  
人魏萬善。有贈詩。萬嘗自嵩歷齊。交遊梁入吳。數千里  
訪李白不遇。因下江東。尋諸名山。觀謝公石門於廣陵。  
與白遇。白稱其愛文好古。獨往物表。為詩贈之。時四明  
會稽賀知章。性放曠。薄規簡。善草隸書。天寶三載。舉進  
士。歷秘書監。累禮部侍郎。集賢院學士。病。疏請度為道士。  
捨所居宅為觀。賜觀名千秋。御制詩贈行。自號四明狂

容。與越州賀朝。萬齊融。湖州張若虛。邢巨。湖州包融。俱  
以文詞俊秀名。

皇甫冉。字茂政。潤州丹陽人。玄晏先生後也。十歲能文。  
丞相張九齡歎異之。舉進士第一。大曆初。歷左拾遺。補  
闕。忠恕廉恪。居官可紀。言必依仁。交不苟合。其詩以古  
之比興。就今之聲律。涵詠風騷。憲章顏謝。母弟魯。字孝  
常。亦稱詩。體制清潔。華不。文其寒生。五湖道春。及萬  
年枝。五言之選也。兄弟齊名。人方之。張景陽孟陽云。

天寶喪亂。施于大曆貞元。二戎交侵。諸藩自擅。而光嶽  
之全氣遂分。劉隨州。深心苦思。能感人於千百載之後。  
使之掩映。而論者頗疵其思銳才窒。唯律為精深。錢考  
功之清曠。韋蘇州之靜深。柳柳州之溫密。各得一體。迨  
于盧綸。顧况。戎昱。李端。諸人。篇什諷詠。不減盛時。而近  
體繁多。古聲漸遠。元和再振。武中書元衡。裴晉公中立。

李尚書夷簡。圓丘攝事。西亭暇日。賡酬膠然。猶足嗣響。淮西盪平。韓碑柳雅。颯颯乎近古。而體局大變。昌黎博。大鼓吹六經。秋懷諸篇。暮行河堤等作。風骨道上。幾迫建安。白太傅秦中吟。新樂府之作。風時賦事。美刺興比。欲盡備夫六詩之義。大哉洋洋乎。而韓孟元白。下至皮陸。連聯闐押。累數千百言。橫驚別驅。肆馬而莫能自止。香山晚嗜。易甘俚。務諧衆聽。令老嫗讀之。能解以爲工。遂使盛際沈樵深渾之詩。至於絕響。施及晚唐。格每下而力劣。聲殺削而音微。意苦研而思窒。而唐風不競矣。獨烏江張文昌籍。潁川王仲初建。所爲樂府。或舊曲新。

聲。或新詞古義。悲歡窮泰。快暢深至。庶幾古歌謠之遺。風變而近正。然取籍建樂府。與李杜歌行。取晚季近體。與開元律絕。挈而較之。判天若淵。又何直釣石於銖兩。

已也。杜甫漢朝宮闕。李商隱馬嵬錦瑟。杜甫九日藍田庄。杜牧九日齊山。並觀之自見。故元失

之輕。白失之俗。郊失之寒。島失之瘦。古有定評。杜牧之至疵。元白以纖艷不逞之詞。流傳人間。子父母女。誦爲口實。入人肌骨。不可湔滌。有以也。流爲趙宋。迄用無詩。仲尼觀禮。季子聞樂。所謂吾不欲觀之也矣。大都初盛唐詩。主氣。氣繇天生。天者。渾灑氣完。而意不盡。工有之。而終主氣也。故格昌。中晚後詩。主意。意出人力。人者。狹

東意工苦而氣力彌復不振。總之初盛中晚。音沿代變。譬之春禽入夏而變響。秋蛩撫節而增悲。人乘代運。莫能自反。而亦未繇自知也。故曰。有盛世之音。有衰世之音。有亂世之音。有亡國之音。記曰。聲音之道與政通。顧不諒哉。善乎王元美之言之也。曰。盛中有衰。衰中有盛。盛者繇衰而變之。功在創始。衰者自盛而沿之。弊繇趨下。大力者爲之。足以挽回頽運。沈幾者得之。可以高蹈遠引。微乎微乎。於陰陽剝復之妙。深其深矣。藝苑卮言云。詩至大曆高岑王李之徒。才情所發。偶與境會。了不自知其墮者。如到來函谷愁中。凡歸去蟠溪夢裏。山鴻鴈不堪愁裏聽。雲山况是客中過。草色全經細雨淫。花枝欲動春風寒。非不佳致。隱隱逗漏。錢劉山來。至百年強半。仕三

已五畝。就荒天一涯。便是長慶以後手段。

劉長卿

字文房

河間人。開元中。舉進士。至德中。爲監察御

史。以簡較祠部員外郎。爲轉運使判官。知淮西鄂岳轉運。留後。爲鄂岳觀察。所誣奏。貶南巴尉。有埋之者。除睦州司馬。終隨州刺史。卒。長卿剛不獲上。數遭貶逐。故其詩。深心自道。有騷人之思。雖少謝雅。渾悲婉痛快。稱獨至矣。

南應物。京兆人。周道遙公。夏之後。少以三衛郎事玄宗。豪不羈。晚折節讀書。盡棄其故習。薄滋味。寡言笑。所至焚香掃地而坐。超然也。永泰中。任洛陽丞。京兆府功曹。

歷鄆棣陽令。滁江蘇三州刺史。居官恒以人流亡失職自愧。閑閑有恤人之心。白侍郎居易稱其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閒淡。自成一家言。宋蘇學士軾稱青柳之作。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而朱文公仲晦亦以為氣象近道。無聲色臭味云。大曆中。河中盧綸允言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尚耿滂夏侯審李端皆以能詩號十才子。德宗召見綸。禁中有作使屬和以監察御史從。渾城河中帝思之。問綸何在。驛召之。會卒翃字君平南陽人。以駕部郎中召知制誥。時有兩韓翃。其一為刺史宰相請孰與。德宗曰。與詩人韓翃。其知名如此。錢起字仲文。吳興人。即士元。中山人。皆天寶中進士。起至考功郎士元。歷右拾遺出刺昂州。士林為之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

白居易。

字樂天。

其先北齊五兵尚書建。事齊有功。賜田韓

城。因為韓城人。貞元末。舉進士。拔萃科。補較書郎。對制科。遷集賢較理。元和初。作樂府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天子說之。召入翰林為學士。遷左拾遺。居易自以為不世遇也。造膝犯顏。匡補剴直。皆國家大慮。語具帝紀中。襄陽使于頔入朝。悉所變歌舞兒。納禁中求容。居易自遣歸。無令頔得以窺天子。魏文貞玄孫稠貧甚。以故第從子錢家典質。莫能復。平盧帥師道請以私錢絹贖還之。居易言。徵以正直任宰相。太宗至輟寢殿林。成其堂。而後嗣不守。陛下誠贖而賜其家。為費無幾。為激勸甚大。無令師道得掠斯美。帝悅。立出內庫錢二千緡。

贖還之。河東帥王鏐。因宦官獻羨餘求媚。命進平章事。居易言。宰相人臣極品。非重望大功不可授。今除鏐。則諸鎮皆生冀望心。與之將綱紀大壞。不與則怨望叢起。又鏐在鎮。百計誅求爲進奉。若得除。將方鎮競爲割剝。民何以堪。命事得寢。監察御史元稹。按河南尹獄。方秦即擅令停務。以罰俸召還。至敷水驛。有內侍後至。破驛門入。擊稹傷。稹中人交訟。而帝引稹前過。貶江陵士曹。居易言。稹守官正直。人所共知。自授御史來。舉奏不避權貴。蒙被嫌恨。誣謗流聞。今左降。恐在位以稹爲誠。無肯爲陛下當官守法者。而內外權貴。必且大縱。中使陵

辱朝士。中使不問而朝士先貶。恐自今中使出外愈益橫。人無敢言。又稹自去年來。舉奏嚴礪。在東川枉法。沒平人資產。奏王沼違法給券驛。奏裴玢違敕徵百姓科。奏韓臯使將封杖。杖縣令至死。陛下敕法。悉有懲罰。計天下方鎮。慮無不欲甘心稹者。今貶江陵判司。是送令方鎮得報怨也。諸剗當如此。歲滿當遷官。帝以其資淺。而家貧。聽自擇官。令相群以其私問之。居易對曰。臣聞姜公輔爲內職。求京府判司。以爲親奉也。臣有母。家貧養薄。乞如公輔例。於是除兼京兆府戶曹叅軍。已丁母憂去官。還授太子左贊善大夫。盜殺相元衡。居易首疏

請急捕賊。雪國耻。宰相忌惡之。劾以爲宮官非諫職。不  
當先諫。官言事而惡居易者。因拘撫之言。居易浮率無  
行。母因看花墮井死。而居易作賞花及新井詩。貶刺江  
州。中書舍人王涯言迹居易所犯。傷教道深害。不宜復  
治。郡貶江州司馬。然二詩本居易平日所賦。讐者文致  
之罪耳。居易不以譽毀遷謫。介意於廬山。作精舍居之。  
類如也。久之移刺忠州。入爲司門主客郎中。知制誥。穆  
宗好畋遊。獻續虞人箴。以中書舍人宣諭魏博。魏博帥  
田布遺纜五百匹。辭布以聞。詔使受之。對曰。布父讐國  
耻。萃於一身。竊自恨無力。欣之。忍受其遺乎。况魏博用

兵。敕使諭問。旁午令人受其餽。其何以待之。帝曰。善。時  
天子荒縱。宰相皆下才。無猷爲。河朔復亂。元稹始與居  
易厚善。如一人。至是稹因嬖人徵險。得召相。乃拒裴度  
爲領危。居易使魏博。力言度老臣忠勇。可復。招討舊任。  
使專軍。語具。帝紀中不聽。請外刺杭州。築堤捍錢塘。江  
爲湖。以鐘洩其水。溉田者千頃。太和中。分司東都。二李  
黨事興。以險利相傾奪。進退毀譽。旦暮無常。而居易以  
姻家楊虞卿附李宗閔。得用。懼入其黨。乃移病東都。除  
太子賓客。卽拜河南尹。復移病。以賓客分司。開成初。起  
刺同州。不拜。改太子少傅。會昌初。以部尚書致仕。卒。  
七



十五。無子。以姪孫嗣。遺命不歸。贈尚書左僕射。方居易。葬。葬下邳。香山如滿師塔側云。

謫江州。時元稹在通州。乃集自拾遺來。凡所遇所感。關美刺與比者。題為新樂府。百五十首。曰諷諭詩。或卧病。閒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百首。曰閒適詩。又有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歎詠者。百首。曰感傷。詩。有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百韻至兩韻者。四百餘首。曰雜律詩。凡十五卷。約八百首。以寄稹遺之書。言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地之文。五材。人之文。六經。而詩實。首之。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上曰贊聖。下至愚不肖。微及豚魚。幽及鬼神。

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因經之以六義。綿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顯。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顯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上下通而一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明良歌而虞道昌。洛汭歌而夏政亂。言者無罪。聞者以誠。莫不兩獲其心。詩之用。顧不重哉。周衰。採詩之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道人情。國風變為騷辭。五言始於蘇李。各繫其志。發而為文。故河梁之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于怨思。然去詩未遠。硬槩尚存。雖義顯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而六義缺矣。晉宋已還。得者蓋寡。如梁鴻五噫。百無一二。噫。風

雪花草二百篇中。豈誠捨之乎。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棠棣之華。感萃以諷兄弟。采采芣苢。美草以樂有子。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後之作者。餘霞成綺。澄江如練。歸花委露。別葉辭風。之什。六義不盡去乎。唐興二百年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子昂有感遇詩。鮑防有感興詩。差爲近之。杜甫新安石壕。潼關吏。花門之章而已。僕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指之無二字示之者。口未能言。心默識之。後指此二字。百十試不差。五六歲。卽學爲詩。九歲通詩韻十五六。工苦廢寢衣。登朝來。年漸長。閱事漸多。痛詩

道崩壞。常爲痛心。忽忽憤發。不量才力。欲振起之。又擢翰林。備諫官。啓奏之間。有可以救人病。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進聞。上廣宸聽。副憂勤。次酬恩獎。寒士已責。而衆口籍籍。權豪貴近。目之變色。執政者扼腕之矣。嗚呼。嗟夫。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爲雲龍。爲風鵬。陳力以就列。時則去矣。爲霧豹。爲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之。亦安往而不自得哉。奉而始終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今爲言如此者。欲令覽僕詩者。知僕之道焉。居易所自叙如此。始居易與元稹。齊名。稱元白。居易以所爲秦中吟。得受知憲宗。而穆

宗索元稹所爲詩百篇。命左右諷誦。宮中稱元才子。居易忠州時。自潯陽浮江上峽。與稹會峽中三日。後刺杭州。稹罷相。鎮浙東。枕越隣境。篇詠往來。不間旬日。於是二十年間。二人所爲詩。上自禁省。下迨觀寺。郵候牆壁。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無不誦。稹嘗行乎水市中。見材較諸童。競歌詠其詩。召問何詩。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徽之詩。而固不知其即徽之也。又鷄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相。每以一金換一篇。僞者輒能辯。居易始被遇憲宗。以直道自奮。於天子前。犯顏爭可否。以其言爲天下安危中。爲當路所忌。被擯斥。乃逃於禪。放意於

山水。既復用。國益多故。又幼君。益偃蹇不合。所居官輒病去。宗閔權赫奕時。終不附離。益完節自高。歸東都。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晚節經月。不茹葷。稱香山居士。終焉。而稹得相。名大損。其後稹先卒。居易爲誌其墓。畧言予悲公。始以直躬。行人勤而行之。則坎壈而不偶。次以權道濟世。變而通之。則齟齬而不安。居相位僅三月。席不煖。罷去。通介進退。卒不獲所心。道廣而俗隘。時矣夫。心長而運短。命矣夫。嗚呼。徽之已矣夫。蓋傷之也。晚與劉夢得善。稱其文神妙。莫先於詩。如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在在處處。應有靈物護持。時復稱劉

白。而渤海敬王秦慈七世孫戡。字定臣。年十歲好學。舉進士。就禮部試。吏唱名。乃入耻之徑。及江東。隱陽羨山中。論著數百篇。惡元和。有元白詩多。穢艷。而競傳為世重。集當世人詩類。古者斷以為唐詩云。

盧仝。洛陽人。累舉不第。家食貧。獨破屋數間。奴一人。鬚長不裹頭。一老婢。赤脚齒亡矣。辛勤養親。畜妻子。而閉門謝客。不出者一紀。獨鄰僧乞米供之。抱春秋三傳。究終始。同異為精。河南尹韓愈愛其詩。禮敬之。即所居號為王川先生。至效其體為詩。分俸給焉。貞元中。處士溫造。石洪。李渤輩。並召。愈勸之仕。掩耳去。用法律自繩。倖惡少。騎屋下窺其舍。麥籍之。愈召。賊曹盡取。欲重懲。全以為當。長養節。猛政。理非宜。請賞之。人服其量。自是名藉甚。公卿爭禮致之。後宿王涯第。預甘露之禍。賈島。字浪仙。范陽人。舉進士不第。棄去。為浮屠。名無本。嘗苦吟。衝權京兆韓愈前導。不覺也。詰之以質對問。所得詩。異之。與並轡而歸。為布衣交。居法華寺。宣宗常微

行至寺。聞鐘樓有吟諷聲。登樓於几案。取詩卷覽之。島攘臂睥睨曰。郎君何會此。奪卷去。帝不為忤。大中末。除長江簿。卒。

李賀。字長吉。唐宗鄭王後也。七歲能詩。韓愈皇甫湜聞未之信。過其家。驗之。賀立賦。高軒過。如宿構。二人大驚。賀自是有名。日騎弱馬。從小奚奴。背錦囊以游。興至輒書。投囊中。暮歸。足成之。母探囊中。見所書多。怒曰。是兒必嘔出心肝乃已。辭尚奇。詭所賦詩。皆驚。滿絕人。論者謂其如崇巖峭壁。萬仞崛起。補太常協律郎。卒。年二十四。與宗人李益齊名。並長歌詩。每作一篇。輒為教坊人。以賂求為供奉。曲益征。人歌。與早行。篇好事者。繪為屏障。其迴樂峯。前涉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之句。天下傳誦之。至太子賓客。集賢學士。判院事。

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幼能文。令狐楚鎮河陽。以所業干之。楚美其少俊。禮焉。令與諸子遊。楚鍾天平。為巡官。歲給資。令隨計上都。登進士策。調補弘農尉。又以書判拔萃。得侍御史。時二李黨。相擠。如胡越。谷不得相通。德裕秉政。用王茂元。帥河陽。尚隱為茂元從事。宗閔黨大薄之。而楚子緇為員外郎。以商隱背其家恩。放利偷合。尤深恨惡。久不調。京兆尹盧弘正。奏署榷曹典。賧

百史一紀  
奏河南尹柳仲郢鎮東蜀辟為節度判官仲郢左遷商  
隱廢罷還鄭州未幾卒商隱博學強記為文下筆不自  
休詩好玄索時有深意可味嘆與太原溫庭筠南郡段  
成式齊名然晚唐詩氣格卑陋彌下逾薄惟絕句盛中  
唐遺致黠然乃有唐著作之文施於廊廟者則各有守  
官詔制書策筭於中書舍人知制誥記注實錄則起居  
郎舍人專之皆領於中書太宗在秦邸時以海內浸平  
開文學館延四方文學之士而重文始此既在御置弘  
文館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等以他官兼學士時召謨議  
文教昌焉於時被特召草制敕無常員無號名開元初  
置翰林待詔以張說徐堅張九齡克之掌四方表疏諸  
批答應和之文尋以中書制敕文誥多壅滯選京朝官

有詞學者入供奉稱學士別建學士院于翰林院之東  
專內制凡將相拜免號令征伐用白麻者委之後選用  
益重禮遇益親握輿樞號稱內相已置麗正書院改集  
仙殿為集賢殿書院置學士直學士官張燕公說知院  
事顧之則重文極矣然唐沿江左文尚流麗章偶句儷  
聯璧貫珠爭色澤為工不復能上窺周秦先漢之盛聞  
臯陶史克之作則呶然笑之雖貞觀虞姚開元燕許更  
場蓋代而沿襲踵承莫思其反也天寶中趙郡李華蘭  
陵蕭穎士始欲以三代文章律度當世而方莫能與至  
大曆貞元間物極思反人士始頗頌習董仲舒楊雄劉

向之文陸宣公敬輿。權文公德輿。梁補闕肅始稱淵奧。至元和長慶間。韓侍郎愈倡之。柳宗元李翱和之。排逐百家。規摹上世。法度森嚴。覃思道術。而文起六代之衰。東漢以來。斯其盛矣。

岑文本。

字景本。

南陽棘陽人。父爲邯鄲令。逮獄。文本年十

四。詣司隸陳寃。辭深痛。召對明辯。司隸以其幼異之。試蓮花賦。有文理。其父出之。事後梁爲中書侍郎。勸銑降。勸江夏王。輯兵毋縱掠。見帝紀。貞觀初。擢秘書郎。兼直中書省。奏籍田三元賦頌。見稱賞。擢中書舍人。自武德。不認詔。及軍國制敕。並出顏師古。師古免。僕射溫彥博

其人請之。帝莞然曰。朕自舉一人。則文本也。爲中書侍郎。制詔繁湊。口授立成。精練如宿構。開弘文館。太宗問梁陳名臣子弟。豈有堪招致者乎。文本言。臣竊以謂袁氏忠。可錄也。袁自粲。死義來代。有貞士。隋入陳。百司奔散。唯袁憲獨立主傍。王世充受禪。群僚勸進。憲子給事中承家。獨托疾不署名。今其弟承序。清雅繼先烈。宜可招。帝曰善。召承序爲館學士。從至洛。以穀洛溢。諫曰。養民猶種樹也。種樹之。日淺。雖壅以黑墳。暴之春日。然一搖之立枯。民經亂離。始及於寬政。願省遊畋。減工役。以安之。無播其本。侯君集破高昌。還私其珍寶。劾下獄。

文本疏諫曰。古命將出師。主於克敵。獨當論其成功與否。鹵簿貨賂。無論也。黃石公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急得其利。愚者其忘其死。今君集等出師萬里。平一國而還。當論功。豈當論於貪廉之較哉。事得釋。皇太子立。命兼官。辭曰。臣荷寵任踰涯分。何敢更希青宮恩。敢辭。命五日一參東宮。皇太子執賓友禮禮焉。進中書令。有憂色。母問之。對曰。非勲非舊。責重位高。中內自憂耳。有來慶者。曰。當受弔。不當賀也。文本久在事。俸賜畢。委弟文昭出入。終不營產業。文昭當外補。文本自請曰。臣少孤。母所鍾念者。弟

宿不欲離左右。今外補。遺母憂。因嗚咽泣下。帝惻然。得留。文本自以孤生。不恐侈泰。於居室卑陋。牀第無茵褥。獨幃帟。事母撫弟姪篤恩。生平故人。雖羈賤必鈞禮。帝以爲弘厚忠謹。議論經遠。甚倚信之。從征遼卒。帝哀慟。夕爲停嚴鼓。贈侍中。廣州都督。葬陪陵。

虞世南

字伯施

越州餘杭人。沈靜寡欲。與兄世基同學十

餘年。至累旬不盥櫛。其精如此。從陳僕射徐陵學屬文。從沙門智永所得。縱觀晉王羲之法書。研之遂臻其妙。父荔。陳太子中庶子。卒。世南尚幼。毀瘠不勝喪。叔父寄陳中書侍郎。陷於盜。父譽除。猶布衣蔬食。寄還乃復常。

陳滅與兄世基同入隋。世基官內史顯矣。而世南履勤儉。終不失素荼。江都之變。世基與焉。抱持哭。請代不得。服喪哀。入唐爲弘文館學士。轉秘書監。太宗命寫列女傳于屏風。時無本。暗疏之。不失一字。世南身若不勝衣。而性抗烈。不回撓。每與帝商論。古往必以諷。帝違失必諫。帝歎息以爲朕一言小失。世南未嘗不恨恨也。懇至如此。星孛于虛危。帝問曰。此何祥也。世南舉晏子告齊景語以對。且曰。願陛下勿以功高而自矜。勿以太平久而自肆。帝歛容稱善。高祖崩。詔山陵。準漢長陵制。務隆厚。世南疏漢劉向諫昌陵。魏文帝作壽陵。終制以進。且曰。願覽古今爲。从長慮。帝嘗稱世南有五絕。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詞。五書翰。卒哭之慟。曰。后渠東觀中無人矣。贈禮尚書。諡文懿。葬陪陵。

姚思廉

字簡之

雍州萬年人。父察。陳吏尚書。學兼儒史。陳

亡。察自吳興遷關中。思廉少受漢史於其父。盡傳其業。勤學寡慾。未嘗及家人生產。父卒。廬墓側。毀瘠加於人。繼母器亦如之。爲代王侑侍讀。唐師克京城。府僚駭散。唯思廉侍不去。唐兵欲升殿而縱。思廉厲聲叱曰。唐公本舉義匡王室。若等何得無禮。士悚伏階下。扶侑至順陽閣下。泣拜去。高祖聞。義之。授秦王府文學。王歎之。



日思廉抗兵威以明大節。即古人何加。即位遷弘文館學士。始思廉父察。修梁陳史未就。臨終命思廉成其志。窮日夜論議。太宗聞之。命與秘書監徵同脩史。成賜綵絹五百段。以藩邸舊恩。數被禮遇。政得失奏。執無隱。拜散騎常侍。爵豐城縣男。卒。帝廢朝一日。贈太常卿。諡曰康。

令狐德棻。直州華原人。大業末。為藥城長。以世亂不就高祖。入關。直大丞相府記室。武德初。轉起居舍人。與侍中陳叔達等。受詔撰藝文類聚。嘗言於高祖。周隋遭大業離亂。史記遺闕。今耳目猶及。後祖有可憑。更十數年後。遺迹湮沒。何以貽法鑒。請修之。歷數年不就。貞觀初。乃詔類會梁陳齊隋諸史。令德棻總知。成。賜爵彭城男。修新禮成。進子撰氏族志。成。賜帛。尋有詔改撰晉書。成。除秘書少監。永徽初。詔撰定律令。遷太常卿。兼弘文館學士。高宗嗣位。遷國子祭酒。以修實錄功。賜四百段。又撰高宗實錄三十卷。進爵公。致仕。卒年八十四。諡曰憲。

自武德後。有知世隆。顧胤。李延壽。前後修國史。為世所稱。

李嶠。字巨山。趙州贊皇人。早孤。事母孝。舉進士。累監察御

史。嶺南邕巖二州酋反。令監軍往討。嶠宣旨赦其罪。親

入獠洞招諭降之。還。遷給事中。時酷吏來俊臣。構陷狄

仁傑。李嗣真。裴宣。禮等罪。至族。奏上。后使嶠覆訊。同命

者懼罪。請如俊臣訊。嶠曰。豈有心知其枉。不為申理者

乎。是無勇也。列在狀上。出為潤州司馬。召入。轉鳳閣舍

人。朝廷每大制作。皆屬焉。時置右御史臺。巡天下。嶠疏

諫曰。陛下創置右臺。分巡天下。察吏善惡。觀俗得失。斯

王政之綱紀。吏治之準繩也。然猶有未衷者。夫禁綱尚

疎。法令宜簡。簡則法易行而不煩。疎則蒐羅廣而無苛。竊見垂拱二年。諸道巡察使所奏科條。凡四十四件。至別準格。敕令察訪者。又三十餘件。而巡察使率三月已後。出都十一日。終奏事。時限迫促。簿書填委。而諸道所察文武官。多至二千餘人。少不下千人。皆湏品量才行。褒貶得失。而欲曲盡行能。卽聖智不任。何也。才用有限。而日力不足也。臣願寬其功程。畧其節目。率十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爲限。必親至屬縣。或入閭里。督察姦訛。觀採風俗。使器周於用力。濟於時。諸所察獨宜準漢六條。而推廣之。無爲多張事目。使叢挫於簿書。且御史出

持霜簡入。奏天闕。使誠勵已自脩。奉職守憲。於他吏功相百也。按劾姦邪。糾撻欺負。於他吏功相十也。非妙擇賢才。委之心膺。何以勝斯任哉。后曰善。制分天下爲二十道。擇堪爲使者以聞。會沮議衆而罷。聖曆初。與姚崇偕遷平章。諫造佛像。中宗卽位。以附會二張。刺豫州貶通州。數月。徵拜吏侍郎。嶠在吏部。時以奏置員外官數千人。官冗府庫虛。乃抗表引咎辭職。并陳利害十餘事。制慰諭不許。睿宗卽位。刺懷州。初中宗時。嶠密表請出相王諸子母留京。玄宗踐祚。於宮內得其表。欲誅之。中書令說曰。嶠不辯逆順。然爲當時謀則忠。詔貶秩聽隨。

子刺史暢赴虔州卒。嶠與鄉人蘇味道俱以文辭知名。

時人謂之蘇李。

味道善敷奏，多識臺閣故事。武后時入

白，但模稜持兩端可矣。時人號為蘇模稜，與弟味玄甚

友愛。玄請托不諧，而委折對之怡然。論者稱之。

徐堅，西臺舍人，齊暉子也。少好學，編覽經史，舉進士，累

太子左庶子。王方慶治三禮，稱通洽，有疑滯，就質堅。徵

舊說，訓釋詳備。方慶深善之。又賞其文章，典實常稱曰

綸誥之選也。武后修三教珠英，張昌宗及祭酒李嶠、顧

其事，李適、王無兢、尹元凱、富嘉謨、宋之問、沈佺期、員半

千、閻朝隱、劉允濟及堅咸在選中。日賦詩聚會，歷年未

下筆，堅與張說構意撰錄，漸有條彙。諸人依堅等規制

而書成，遷司封員外郎、神龍初，遷給事中，爭常月將獄

睿宗立，累黃門侍郎、御史李知古請兵擊妣州蠻，既降

附，又請築城征稅之。堅以蠻夷梗化，可羈縻屬之，未可

以華夏之治治也。帝不從，令知古發劍南兵以行蠻殺

知古相率反。堅妻岑侍中義女弟也。義在執，堅固辭機

密，曰：非以為高以避難也。及義誅，出刺絳州。五轉，復入

秘書監，為集賢院學士副。張說知院事，累東海郡公。堅

多識典故，前後修撰格式氏族及國史，凡七入書府。率

年七十餘，帝悼惜之，遣中使弔賻，贈太子少保，諡文堅。

長姑為太宗充容，次姑為高宗婕妤，並有文而堅父子

以詞學著，議者以方漢班氏云。

員半千，本名餘慶，晉州臨汾人。少通明，與齊州何彥先

同師事學士王義方。義方卒，半千與彥先皆制服三年。翠

忤旨左遷水部郎。睿宗時累太子右諭德兼崇文館學士封平原郡公。開元二年卒。

富嘉謨雍州武功人與新安吳少微友善先是文士撰碑頌皆以徐庾為宗氣調漸劣嘉謨與少微屬詞本經

典時欽慕之爾富吳體嘉謨為左臺監察御史少微右臺監察御史嘉謨卒少微賦詩哭之尋亦卒

席豫襄陽人徙家河南舉進士第累中書舍人掌制誥入為吏侍郎典選六年有令譽玄宗幸溫泉登朝元

豫從賦詩帝手制褒美以為作者冠冕豫性謹敬與子弟及簿頌書疏未嘗草謂人曰不敬他人是自不敬也

或以細故問之豫曰細故不謹况其巨耶疾篤謂子曰亡三日歛歟即葬勿久留頌公私家無財可賣所居備

禮卒贈江陵大都督諡曰文

蘇頌字廷頌僕射許公還子也。生而神秀。五歲即措意文學。坐卧吟諷不暫輟。八九歲日覽誦千言。若素習。十七

舉進士及第。舉賢良方正異等。除左司禦率府參軍。遷

監察御史。長安中覆來俊臣等所按獄。多洗宥。遷中書

舍人。時許公同中書門下三品矣。父子同禁筦。當時榮

之。玄宗平內難。書詔填委。頌在太極殿後閣。口占授之。

思若湧泉。百功狀輕重。一衡之法。而俄頃立就。書史白

曰。西公少徐。手腕脫矣。遷太常少卿。仍知制誥。遭父喪。

起為工侍郎。頌固辭。帝使李日知諭旨。日知見頌。毀甚

竟不忍發口。還以聞。帝為惻然。服闋就職。襲許國公。玄

宗愛重之一。日謂宰臣曰。從工侍郎。得中書侍郎。資有

諸。對曰。陛下任賢惟所命。何可以資格也。進中書侍郎。

供政事。食明日加知制誥。頌入謝。帝曰。常欲授卿美要

官每官闕望宰相論及宰相皆卿故人卒無言中書侍郎朕極重惜自陸象先歿無踰卿故特用卿時李乂爲紫微侍郎與題並掌文誥帝謂題曰前朝有李嶠蘇味道謂之蘇李今卿及李乂又何讓焉命錄所製文誥封進留中覽時帝欲於靖陵建神道碑題諫曰古帝王及后共有史紀載無神道碑若靖陵獨建祖宗之陵不應闕皆須追造矣事得寢吐蕃入邊邊將數敗屢帝怒欲親征題諫曰遠夷荒忽不足以辱屬車譬之獵然羽毛不入服用體肉不登郊廟上不親射也今岐隴凋弊已久千乘萬騎供億浩繁將民不堪命太上皇聞陛下以

萬乘親疆場。烝烝之恩。將何以自安。古天子無親將。惟黃帝當世未平有之。自阪泉功成。則閒居無爲。以含和守一。今陛下撥大亂。反之正。當高拱垂裳。奠萬世之業。何至厭天居。衽金革。與虜酋爭一日之決哉。願稍遷延。以需西音。書再上。會薛訥大破吐蕃。事得寢。開元四年。與宋璟並相。璟剛正。事裁決多自予。題退然。雖至帝前。數奏。璟時少屈。輒助爲之言。璟常曰。吾與薛氏父子並相。僕射長厚。自國詎工。若獻可替否。事至立斷。盡公不顧私。則今丞相尤爲過之。八年。罷爲禮尚書。出節度。劍南諸州。時蜀凋弊。人流。詔許題收劍南山澤鹽鐵。

以瞻用填以簡靜輕省徭役募戍人開井置鑪量入計  
出分所贏市穀廣見糧前司馬皇甫恂使蜀檄取庫錢  
市錦半臂琵琶捍撥玲瓏鞭題不與因上言恂銜命萬  
里而索取不急非陛下以山澤贍軍之意或謂公在遠  
得無忤上意自危乎題曰不然明主不以私愛奪至公  
吾可以遠近廢臣節哉還分主十銓事卒帝御洛城南  
門臨哭之謚文憲題性廉儉廩俸悉推散諸弟親族儲  
無長物其客補闕韓休叙其文畧曰公性與道合神無  
滯用惟深也總衆妙之門惟才也體生人之秀括囊道  
藝之場探噴幽微之藪辯無不釋言必造微緒發而宮

商應言形而雅頌興壯思雄飛虛明獨照若乃典謨作  
制於邦國書奏便蕃於禁省敏以應用婉而有章近代  
以來未之有也謹撰緝文誥成一家言藏於秘府以示

來齋

又趙州房子人諫造金仙玉真觀疏纂起若注錄  
嘉謨昌言可體國經遠者別編奏與兄清源尉尚

一博州刺史尚真俱以文章見  
稱所著撰同集號李氏花萼集

張說

字道齊

其先自范陽徙河南遂爲洛陽人永昌中策

賢良方正授太子較書郎遷左補闕武后嘗召諸儒問  
古稱氏族皆本炎黃之裔豈上古固無庶姓乎斯何也  
說曰古未有姓自炎帝之姜黃帝之姬天子建德始因  
所生地而賜之姓黃帝二十五子而得姓者獨十有四

人蓋貴姓也。其後或以官。或以國。或以王父之字。賜族爲氏。久因爲姓。下抵戰國。姓族漸廣。周衰列國既滅。其民各以舊國爲之姓。下及兩漢。人皆有姓。故姓以國者。韓。陳。許。鄭。魯。衛。趙。魏。爲多。后日善。久視中。后避暑三陽宮。汧秋未還。訖疏言宮距洛城百六十里。有伊水之隔。嚶坂之峻。過夏涉秋。水潦方積。道壞山險。不通轉運。河廣無梁。咫尺千里。都邑紅粟利糶。蘊若山丘。奈何去宗廟之上。都安山谷之僻。處乎夫禍變之生。在人所忽。故曰安樂必戒。無行可悔。此不可者一。三陽褊小。萬方輻輳。填郭溢郭。併錡無所。排斥居人。蓬宿草。欠風雨暴至。

孤惻老病。流轉無已。靡所庇託。陛下作人父母。若之何。恐之。此不可者二。池亭竒巧。蕩誘上心。削巒起觀。竭流漲海。俯貫地脉。仰出雲路。易山川之氣。奪農桑之土。延木石。運斧斤。山谷連聲。春夏不輟。勸陛下作此者。豈正人耶。詩曰。人亦勞止。迄可小康。此不可者三。御苑東西二十里。外無墻垣。扇禁。內有榛叢。豁谷。猛鷲所伏。暴慝所憑。陛下往往歷蒙密。乘險巖。警蹕不肅。卒有逸獸。狂夫驚。死左右。豈不殆哉。易曰。思患豫防。此不可者四。今北有。南有夷獠。覩邊騷。徼關西小旱。耕稼是憂。安東近平。輸漕方始。願旋軫上京。息人以展農。脩德以來。

遠。罷不急之役。省無用之費。澄心澹懷。惟億萬年之計。擢鳳閣舍人。張易之兄弟誣御史大夫。元忠援說爲助。說廷對忤旨。流欽州。語具帝紀中。中宗立。累工兵部侍郎。以母喪免。既祥。詔起爲黃門侍郎。因請改制。時禮俗衰薄。士以奪服爲榮。而說獨以禮自制。識者稱之。除累。復兵侍郎。兼修文館學士。睿宗初。擢中書侍郎。雍州長史。譙王重福死。東都支黨數百人。獄久不決。詔往按。一昔而謀王斯得。餘誣誤悉原。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請太子監國。塞蜚禍。語具帝紀中。明年。玄宗卽位。太平公主以說不附已。罷政事。爲東都留守。說知

主與其黨圖爲逆。以佩刀獻帝。示先發。因成太平之誅。召爲中書令。封燕國公。始武后末年。爲乞寒潑胡戲中。宗寧乘樓縱觀。至是因四夷來朝。命役之。說疏諫曰。昔韓宣子適魯。見周禮。而歎周公之德。夾谷之會。齊奏倡樂。孔子數其罪而却之。堂堂天朝。爲萬國主。遠夷入謁。當觀以禮樂。而覽之威德。奈何爲劇戲。示之褻乎。雖曰戎夷不可輕也。焉知其間無駒支之辯。繇余之賢者乎。且乞寒潑胡。於古未有。裸體跳足。汨泥揮水。於盛德何觀。恐非干羽柔遠。樽俎折衝之道。帝爲罷設。已說與相姚元之。郤出刺相州。坐累徙岳州。說既去國。內懼圖自



全掌與蘇環並相而環子題在中書欲藉其擁護知題  
孝作五君詠其一紀環也候環忌日致之題覽詩摧咽  
不自勝因數爲帝申理卒以安簡較幽州都督朝以戎  
服見帝大喜又重說文章命兼督并州兼脩國史敕齋  
橐即軍中論議朔方軍大使王晙誅河曲降虜九姓同  
羅拔野固等皆疑懼欲叛說從輕騎二十人持節詣其  
部慰安之因留宿賓佐以虜難信請還軍說幸曰吾肉  
非黃羊不畏其食血非野馬不畏其刺士當見危致命  
何怖爲繇是九姓遂安黨項羌連兵攻銀城將步騎萬  
人出合河關掩擊破之追北路駝堰已羌胡自相猜夜

鬪衆奔潰說招納黨項使後土或請掩擊羌可盡殪也  
說不從曰王者之師代叛柔服而已殺已降逾天置麟  
州安之召拜兵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明年詔以朔方  
節度大使行五城督士馬討降胡方渠可汗禽之徙河  
曲六州殘胡五萬於唐鄧仙豫間空河南朔方地二千  
里賜實封三百戶時邊鎮兵羸六十萬說以時平無所  
事請罷二十萬還農以息民天子以爲疑說曰臣在疆  
場久知事情今邊兵多州帥獨苟以自衛給役使營私  
而已若制勝禦敵在精不在多且卒冗則妨農必以減  
兵致寇爲慮請以百口任其咎帝從之時衛兵貧弱畜

休者亡命畧盡。說建白請一切募勇彊士。優科條簡色役以充。不旬日得勝兵十三萬。所謂曠騎者也。雖府兵隳壞盡於此。而時事亦固不可反矣。帝幸并州。說以節帥迎謁。以太原王業所基。請巡幸耀威武。繇河東還過汾。漢武有睢上祠。久廢。請告祠祈穀。帝悅納之。還以中書令復平章事。帝改麗正書院爲集賢殿書院。說兼院學士。時天子尊儒術。修太宗之政。皆說倡之。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天子好文辭。有御撰。必使視草。說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之法。宴集賢院。故事官尊重者先飲。說曰。吾聞儒以道相高。不以官

闕相先。於是引觴同飲。廣州都督裴奩先。徵下獄議罪。相嘉貞請杖之。說曰。刑不上大夫。爲其近君。且養廉耻也。臣鄉巡北邊。聞姜皎杖朝堂。深惜之。今往不可悔。豈可復蹈前失乎。帝從之。嘉貞出。有後言。說曰。宰相時來。則爲之。若大臣皆可答辱。行及吾輩矣。此言非爲奩爲天下士大夫也。後嘉貞坐受賄遷。大困。始服其言。帝欲事吐蕃。說密請講和。以息邊。邊帥王君奩好兵。請擊之。說策其必敗。得嶺州關羊表進之。申諷曰。令羊能言。必將曰。闕而不解。必有立死者。所賴至仁無殘。量力時動。後果失瓜州。已。白帝請東封告成。相乾曜持不可。說因

與郤及登封執事官當從者。說皆引所厚。超階入五品。百官不與從。兵唯加勳而無賜。衆怨之。宇文融請括天下游戶及籍外田。說畏其擾民沮格之。文融所論請咸奏駁。融銜之刺骨。時天子峻百官與方術士交通之禁。融與崔隱甫、李林甫共劾說。引術士王慶則、夜禱祠窺訶所親吏張觀、范堯臣依說勢。市權賂。擅給太原九姓羊錢千萬。帝怒甚。詔乾曜、隱甫及刑尚書抗。卽尚書省鞫之。發金吾兵圍其第。說兄左庶子光詣朝堂刑耳。列寃。後三日。帝終念之。遣高力士往視。說蓬首垢面。席橐坐。家人以瓦器饋脫粟飯。爲自罰憂懼者。力士還奏之。

且言說故於國有功。帝爲憮然。但停中書令。專集賢院脩國史。而誅慶則等。坐者猶十餘人。隱甫等恐說復用。巧文深詆。素忿說者。又著疾邪篇摘之。因致仕。十七年。復右丞相。遷左丞相。俄開府儀同三司。卒。贈太師。諡文貞。說敦氣節。重然諾。喜推藉後進。於君上朋友間。大義甚篤。帝在東宮。所與秘謀密計甚夥。後立十爲宗臣。其爲文屬思精壯。長於碑誌。既謫岳州。而詩益悽婉。人謂得江山助云。說常與學士徐堅論近代文章。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貴誇謨之文。如孤峯絕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一可畏也。然施於

廊廟則駭閭朝隱之文。如麗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  
疲若類之風雅則劣。韓休文。如大羹旨酒。雅有典則而  
薄於滋味。許景先文。如豐肌膩理。無峻激流。嶮絕之  
勢。然屬詞豐美。得中和之氣。張九齡文。如輕縑素練。濟  
時實用。而微窘邊幅。王翰文。如瓊杯玉斝。爛然可珍。而  
多有瑕玷。堅以為知言。時說與許公題。又章並著廊廟。  
為儒宗。史所稱。燕許擅其宗者也。說既。帝使就家錄  
其文。為集傳焉。大曆中。配享玄宗廟廷。  
述古。中書。已。掌。

綸翰之在。均尚主。玄宗特寵之。嘗幸均。宅。謂均曰。陳  
帝烈。累辭機務。朕擇其代。孰可者。均未有。以對。帝曰。無  
論。吾。均降階。陳謝。為楊國忠所尼。而止。均。觐望。尋為  
國忠所構。見逐。均守建安。均。盧溪郡司。歲中。還均。

大理卿。均。大常卿。玄宗幸蜀。次咸陽。謂。高力士曰。非倉  
皇出京。中朝官不知也。今誰當至者。力士曰。張均。兄。弟  
世受恩。又戚屬。先至矣。房瑄。素有。望。未。用。而深為。祿山  
所。始。不。其。來。帝曰。未。然。是。日。瑄。至。帝。大。悅。問。均。均。瑄  
曰。臣。離。京。時。過。其。合。約。同。行。均。報。於。城。均。取。馬。觀。其。趣  
向。殆。不。其。來。帝曰。朕。固。曰。未。然。既。而。均。瑄。果。迎。祿。山。降  
汗。偽。命。

賈。曾。河。南。洛。陽。人。事。玄。宗。東。宮。為。太。子。舍。人。太。子。遣。使  
訪。女。樂。率。更。署。閱。樂。多。奏。妓。曾。諫。曰。臣。聞。作。樂。以。崇。上  
德。感。人。神。故。韶。夏。有。容。咸。英。有。節。齊。人。饋。女。樂。魯。君。受  
而。孔。子。逐。行。秦。人。遺。女。妓。戎。王。悅。而。繇。余。出。奔。良。以。治  
容。哇。妓。惑。心。器。志。上。行。下。効。將。淫。俗。成。一。國。亂。也。願。發  
德音。屏。倡。擾。敦。雅。頌。斷。率。更。女。樂。停。諸。使。採。召。則。輝。光  
日。新。大。子。手。書。褒。答。帝。即。位。遷。中。書。舍。人。與。蘇。晉。同。掌  
制。誥。累。禮。侍。郎。卒。子。至。字。幼。憐。亦。官。中。房。舍。人。從。上。皇  
幸。蜀。作。傳。位。冊。文。授。肅。宗。靈。武。上。皇。歎。曰。先。帝。以。神。龍  
符。託。冊。文。卿。父。所。為。今。朕。付。儲。君。又。卿。頃。誥。兩。朝。盛。典。  
具。出。卿。父。子。可。謂。盛。矣。大。曆。中。累。右。散。騎。常。侍。卒。贈。禮  
尚。書。諡。曰。定。

劉子玄

字知幾

出漢楚元王後。避玄宗諱。以字行。方幼時。父爲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笞楚之。及聞爲諸兄講春秋左氏。自往聽。退輒辯析所疑。曰。書如是。兒何怠乎。父竒其意。因卒授左氏。踰年。遂通覽群書。與兄知柔俱以善文詞知名。武后時。官爵橫溢。法網四張。士競進。陷刑戮。作思慎賦。以刺時。明志。蘇味道。李嶠。見而歎曰。陸機豪士賦不及也。周身之道盡此矣。中宗時。以鳳閣舍人。領史事。遷秘書少監。吳兢。汴州浚儀人。少方直寡諧。貫經史。相魏元忠。朱敬則。薦直史館。相王<sub>若</sub>坦誣構。急甚。兢上書諫。語具帝紀中。累右補闕。則天寶<sub>山</sub>成。遷起居郎。

丁憂服闋。自以曩職史事。已成數十卷。乞終餘功。拜諫大夫。仍脩史。兼脩文館學士。歷衛尉少卿。始玄宗攬權。綱銳於決事。群臣憚懼。莫敢言。兢慮帝果而不及精。乃上疏勸帝降心克己。博覽聽。以廣聰明。使深者不隱遠。者不塞。十三年。帝東封。道中數馳射。兢諫曰。陛下方告成岱宗。宜專精乾穆之敬。不當驅逐。令其散越。使有垂堂之危。朽株之殆。帝納之。已。天子意怠。欲自放。而委任非人。會大風。兢疏言風陰顛。大臣象。六月於卦爲遯。恐陛下左右有姦臣擅權。懷謀上之心。臣聞之。百王之失。皆繇權移於下。政放於上。願深察天變。杜絕其萌。始兢

在景龍間任史事。居職三十年。出爲荊州長史。仍詔以史藁自隨。累遷台洪饒。斬州刺史。終恒王傳而老。卒。八年  
十唐宰相監頌史。悅醜醜。紀事多無實。兢鬱鬱不得志。茲撰唐春秋。又以梁陳齊周隋五代史。猥雜別撰。五代史以明志。叙史簡核。而劉子玄知國史二十餘年。上相至忠書。陳譔脩五不可求去。兢折張燕公言書魏齊公事不假借。均之有董狐之心。語具帝紀經籍中。  
沈既濟。蘇州吳人。經學該明。通古今。以相炎薦。有良史才。授左拾遺史。館脩撰。上選舉議。具任官志。初國史以則天革命立本紀。次高宗。既濟上議言史氏之作。本乎

勸懲。前式千古。後法萬代。使生有憚。忌死有遺。懼締人倫。而經世道。不直屬辭比事。以日繫月而已也。是以春秋之義。尊卑輕重升降之間。雖一二字。必有微旨。以楚吳越之君。稱王者百餘年。而春秋書之以子。蓋稱名自乎彼。而是非存乎我。過者抑之不及者援之。握中持平。使其求不可得。蓋不可掩。斯古之君子所以盡慎也。則天皇后。以聰明睿哲。內輔時政。厥功茂矣。及弘道之際。孝和以長君嗣位。太后以專制臨朝。已遂廢帝。或幽或徙。既而且圖。欄籙移運。革名牝司。鸞咏之蹤。難乎備述。進以強有。退非德讓。其後五王建策。皇運復興。議名之

際義以親隱。禮從國諱。得無降損。史以法書。當如其常。宜曰太后。不宜曰上。孝和雖迫。母后之命。降居藩邸。而體元繼代。本吾君也。史臣追書。宜稱曰皇帝。不宜曰廬陵王。睿宗在景龍前。天命未集。徒稟后制。假臨大寶。於倫非次。於義無名。史臣書之。宜曰相王。未容曰帝。若以得失既往。遂而不舉。則是非褒貶。安所辯正。亦將如載筆執簡何哉。則天廢國家曆數。用周正朔。廢國家太廟。立周七廟。鼎命革矣。徽號易矣。旂裳服色。既已殊矣。今安得以周氏年曆。列爲唐紀。徵諸禮典。是謂亂名。孝和繼天踐祚。在太后前。而叙年製紀。居太后下。以僖躋閔。

是謂失紀。夫正名所以尊王室。書法所以觀後嗣。且太后遺制。自去帝號。孝和上諡。開元冊命。后之名不易焉。今祔陵配廟。皆以后。史獨承統立紀。有司不以時正臣竊惑之。或曰。班馬良史也。編述漢事。立高后紀。以續帝載。人豈有非之者哉。答曰。昔高后稱制。獨分主諸呂負漢約耳。初未嘗有還鼎革命之事也。况其時孝惠已歿。孝文在代。宮中二君。非劉氏子。不紀。呂后將誰紀焉。議者猶以爲非。况遷鼎革命者乎。或曰。天后不紀。帝緒缺矣。則二十二年行事。何所繫乎。曰。孝和以始年登大位。以季年復舊業。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則足以首事。

表年何所闕哉。昔魯昭之出也。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以君雖失位。不敢廢也。請併天后紀。合孝和紀於歲首。必書孝和所在。以統之。書曰。某年春正月。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則紀稱孝和。事迹太后。其姓氏名諱。入宮之繇。歷位之實。才藝智畧。年辰崩葬。則纂錄入皇后傳中。列廢后王庶人之下。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后傳。庶名不失實。禮不違常。議雖不行。可謂曰正。後宋大儒朱侍講熹。脩通鑑綱目。實本既濟議。以法書德宗初。敕中書門下兩省。分置待詔官二十員。以見官前。任同正試。攝九品已上。擇深於文學理道。諳鈔法律者。

以充準品秩。給俸餼什器館宇。以公錢爲本。收息以贍用。既濟疏駁之曰。今之爲理。患在官多。非患員少。患上不廣問。非患奏對無人。兩省常侍諫議補闕拾遺。總四十員。及常參待制官。日有兩人。皆備顧問。亦不少矣。中二十一員。尚闕人未充。陛下若謂見官非才。不足與議。則當選求能者。以代其人。若務廣聰明。畢收淹滯。則當擇可者。先補其缺。何爲於員外置官。使朝有曠官。俸爲徒費乎。且置錢息利。是謂有司。非經國之法也。官三十員。皆給俸錢。厨廩什器。建造廳宇。約計一月。不減百萬。以他司息例準之。當以錢二千萬爲之本。方獲百萬之



利若均本配人當復除二百戶或許其入流反覆計之  
所損滋甚當今關輔方苦百司息錢傷人破產而四方  
形勢未得罷兵資費之廣蓋非獲已陛下躬行儉約節  
用愛人豈裨閒官復爲冗食藉令舊置猶可省也矧益  
之乎事得寢既而以相炎逐坐貶處州司戶累禮員外  
郎卒子傳師嗣爲史職歷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傳師  
性吏粹無競更二鎮十年無書賄入權家幕府極當時  
之選治家不威嚴而閨門自化問餽姻家故人智無儲  
錢至鬻宅葬焉

帝述司農卿弘機曾孫也父景駿房州刺史述少敏篤  
學家有書二千卷方兒時記覽皆編洛州刺史元行坤

景駿姑子也爲時大儒其書五車述每過其齋忘寢與  
食行冲引與談貫穿經史如指掌探綜曠輿試以文立  
就行冲大悅引與同榻曰外家之寶也舉進士西入關  
時甚少形貌小考功員外宋之問曰卿童年何榮述對  
曰性好述撰有唐春秋三十卷恨未卒榮至於詞策仰  
待明試之問喜曰本求異才果得遷固爲秘書郎秘閣  
詳錄四部書述與焉轉右補闕兼知史事轉職方吏部  
郎中知史事如故張九齡爲中書令相推重語必移晷  
轉國子司業至工侍郎封方城縣侯述在書府四十年  
居史職二十年嗜學著書手不釋卷國史自合狐德棻  
至吳兢累脩撰竟未成書述始定類例補遺闕勒成一  
百一十三卷序例一卷事簡而記詳有良史才蘭陵蕭  
頴士以爲譙周陳壽之流當代宗仰性純厚以長者稱  
澹於勢利道同者無貴賤禮接之家聚書二萬卷皆自  
較定祿山陷兩京述經籍資產殆盡獨抱國史藏南山  
中事平送書以汚僞官流渝州爲刺史薛舒所困辱不  
食卒甥蕭直爲太尉李光弼判官入奏稱稱旨乃上疏  
理述於倉皇之際存聖朝大典得無遺逸乞以功贖過  
贈右散騎常侍第迫精三禮與述對爲學士述同爲禮  
官時人榮之

李華字遐叔。趙州贊皇人。性曠達而謹。重然諾。中進士。宏辭科。遷監察御史。按劾不撓。徙右補闕。安祿山反。上守禦策。不報。玄宗入蜀。華母在鄴。欲間行。輦母以逃。爲賊所得。以母在不死。僞署鳳閣舍人。賊平。貶司戶參軍。華自傷。踐危亂。不能完節。又不能安親。欲終養而母亡。屏居江南。以左補闕司封郎召。皆不拜。客山陽。自隱。勸子弟力農。安窮槁而卒。華文辭。縣麗。少宏傑氣。時謂不及蕭穎士。而華自疑過之。著弔古戰場文。成汙爲故書。雜置書庋中。它日與穎士讀之。稱工。華問誰可及。穎士曰。君加精思至矣。華愕然服。族子翰。從子觀。皆有名。翰擢進士。調衛尉。秀朗通達。爲王翰所善。張巡。死睢陽人。媚其功。以食人爲罪。守死爲愚。翰傳巡功狀表上之。而巡大節。自於世。累左補闕。翰學士。以病免。

陳京。京兆萬年人。遊京師。中書舍人常袞讀其文。歎以爲楊子雲之徒也。以兄子女焉。官左補闕。涇卒之變。徒步走行在從。段太尉秀實。死義。聞。帝痛之。爲罷朝七日。

盧杞媚特不可。京進曰。天子發大節。哀大臣。以風天下。善之大者。何謂不可。帝曰。善。後杞絀。復召。京首力爭。又率其僚。爭得不召。改考功郎。守正不阿。昭陵因山爲墳。寢宮在焉。內官若輓。汲艱。請更之。宰相逢意。皆請更。京爭曰。斯太宗之志也。儉足垂法。嚴足受神。何可更。得不更。遷集賢學士。帝欲重用之。會疾病。不果。柳宗元。稱其文深茂。古老紀事。朴實不苟。悅人。其學推黃炎以下。涉歷代。暨國之故。鈎引貫穿。舉大苞小。若太倉之蓄。崇山之載。浩乎不可既云。

蔣父

字德源

常州義興人。父將明。天寶末。辟河中使府。安

祿山反以計佐其帥金弁潞等州。兩京陷被拘爲陽狂。以免累集賢殿學士。又敏捷健記。外祖吳兢官史局。家多書。又從外家縱讀之。遂該綜羣籍。父官集賢。值兵興。圖籍殺并。自執政請攜。又入整比之。相張奩見而奇焉。踰年。勅成善書二萬餘卷。遷右拾遺。河中帥張孝忠子。茂宗尚義章公主。會茂宗有母喪。詔起復雲麾將軍成。昏。又以鑿典禮。違人情諫。中使宣諭言茂宗母臨亡。請懇懇也。朕重違其心。又爭愈力。帝召見曰。卿所言禮也。今世俗器借吉而婚不少矣。對曰。里俗不知禮法者。時有之。獨以女居父母器家。貧無近親不得已而然。男冒

凶而娶。未之聞也。陛下建中詔書。郡縣主當婚。皆有司考典故循行。母溺俗。今行之。非前詔書意也。又臣聞公主春秋尚少。即待年出降。未晚。請如禮昏。雖不爲止。然帝心嘉其言。遷起居舍人。累司勳郎中。史館修撰。判集賢院事。議順宗祔廟。議中宗當祧。議禘祫功臣。具帝紀禮儀志中。又居史職二十年。每大政宰相不能決。必據經義舊章。傳時事以議。該詳允切。初以是被遇。終亦以忤貴近不能至顯官。資質樸直。嘗疏裴延齡罪惡。及拒王叔文請交。當世高之。結髮嗜學。老而不厭。雖甚寒暑。不輟。通百家。明前世沿革。家藏書萬五千卷。論撰百餘

百身... 篇長慶初卒贈禮尚書諡曰懿

子係伸借皆知名伸以博聞多識備顧問見

大中中得相

主春殊尚少。唱發羊出。判未。與。請。咬。斷。脊。雖。不。為。出。恐。  
法。典。對。前。行。母。儀。谷。今。行。文。非。前。時。書。意。也。又。臣。聞。公。  
出。而。要。未。之。聞。也。望。下。裝。中。留。書。職。總。主。當。敬。皆。成。臣。

